閒適劇談

答問曰孔子云吾與回言句終日不違如愚句及示諸弟子則曰予欲無言道果不以言傳而夫子何於回而獨言之曰道在言要悟在言外乃爲深也惠子死而莊周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破琴蓋莊周之意不在於言伯牙之妙不盡於聲也況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能心領到那處有幾則言者聽者兩忘矣聖門唯顏子能聽若諸弟子未必若顏子也故孔子又謂其門人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顏子於孔子之行既有得而於夫子之言正是時雨之化故凡與人言最是苦耶人能聽昔裴休作禪源諸詮序有曰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贊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只此雖異教然與吾聖門所謂不隱與所謂無隱者猶此其答云

太極者其天之性乎陰陽者其天之心乎客曰陰陽氣耳曰陰陽之運迭爲生長收藏而生萬物每冬至便將天以生物處只此便見那不是陰陽天之心生處是心生處是太極意大識之至子之心乎其[illegible]無攻移是也

宮撫弦而歎及之幽深君子無故琴瑟不去身撫琴瑟之
理最妙其制最古禮記疏云琴本伏羲所作齊國臨淄之
民無不習之故齊蔡琴瑟曲植詩齊瑟和且柔是也又漢
書謂皇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瑟聲悲帝禁不得破瑟
為二十五絃錢起詩二十五絃彈夜月是也又觀古今
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適怨
清和然則破者黃帝一時之感耳舜彈五絃琴以歌南
風孔子七絃琴調悲猿回寒詣戰孔子絕糧於陳蔡之
問而絃歌不絕若回之死則孔子年已七十矣晉嵇康
善琴嘗作琴序云歲寄獨而不悶者莫近於聲音原非

潯湖武司馬昭殺之臨刑自若援琴而鼓假凱之作稽康贊云東海徐寧夜聞鍵靚室中琴声因怪問爲誰靚曰嵇叔夜寧曰臨刑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雖示終而實尸解也按康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好言老莊尚奇任俠謝惠連詩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又蔡邕寄琴音邕自遠歸其鄰人邀之飲時客有先至者彈琴客見蝉欲捕之邕至門聞其声遂還鄰人亟往挽之邕求其故邕曰聞有殺声故以責彈者果以實對衆嘆服又吳人以爨者邕聞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大似附捐

於音者而得其神矣郁識琴命記謂君子之座必左琴

右書蘇州刺史韋皇公朝於京春正月夕次米方時今淛江

刺史獎公稱江上當朝頃以是酒倚勝君無何賛皇公

弦琴獎公和之流撥相應澄清撫綏迭為伯牙更為子

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滿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

是夜覺媛又云見明珠者始賦魚月知雅樂者方鄭鄭

聲自樸散為器真意在琴與絲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

韻五音獨能致感同名為樂獨備聖賢是宜稱德切冰

於道又云寧度而公負遊空指而已豈若裘韶箾巧匪與

域悲聲我有山水想音寄而持之古操則為其傳未暇

嘗考靖節先生有無絃琴一張胡笳十八拍蔡琰塞上所作也讀柳公文則忘於琴者宜玩之又桑間濮上紂之都邑也史記紂使師延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正義云武王既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後師涓從衛靈公過濮上聞水中樂音因寫之爲晉平公奏焉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箜篌漢郊祀志謂爲武王祀太一后土而作也筝風俗通曰秦聲也蒙恬所造五絃筑身漢倡優家教坊之名漢書趙飛燕初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成帝過之陽阿主作樂奏進因得飛燕又斷絃曲晉文臣作也琴操有明君

歎晉石季倫作也廣陵散與瑯琊王淹兄女作也顧況作
廣陵散記云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長也瑯琊
王淹兄女未笄忽弹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鬼
師存焉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歷叙
之中有學祭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王女云蓋音必託乎
人声漸声之流代變蓋至此矣又古有擊壤謠謂以木
擊地也按藝經及周處風土記謂以木為之前廣後銳
其形如履長尺四寸濶三寸將戲先側一壤地而遥以
一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蓋祝琴又古矣其太音声正稀
乎鄙竟夫以擊壤為琴樂與無弦琴一意也存古云爾

客因談死生予曰人透了死生關亦是學問深處楷曰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註云浮屠
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去示無愛戀之心佛氏
滅情復性緣他出家本心只是要斷除情欲耳莊子云
生與死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
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雖非生曼言後釋氏衍為不
生不滅之說要於神識超脫死生皆莊子之道也舜作
卿雲歌其卒章云鼚(鼚音昌鼓聲也)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已
竭褰裳去之陶靖節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蓋
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吾聖賢於死生之際見得道理只

如此故生順死安順者順於理安者安於化蓋生時全
盡道理到那死之一節只順其大化自消而已孟子曰
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又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孔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皆此意忽視世人死於兒女子手眷
眷不忍捨者又奚啻千萬也知字最深不輕以許子路
而況其下者乎孔悝之難可謂不知死矣宋陳北溪曰
緣只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
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
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化爲徒纔有私欲有私
愛便與大化相咈又程明道作嬃娘墓誌云合而生非

來盡而死非去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此亦見生死之說客曰釋氏之死生與聖賢之死生從何處見得異答曰釋氏斷情是欲不牽春之生墮輪廻而求所以不死弄造化之機權也聖賢循理是欲全盡吾之生還造化而順其所以死盡造化之大運也只此見箇異處

客有談天地之中而謂即今之中國是也予曰初時論中國與見同及觀張騫曾使大夏在蜀漢西南即中天竺也以天地之中故曰大夏漢地偏東不正故曰東夏即我中國也故西佛稱我中國為東土及觀成无子曰

中天竺國東至震旦五萬八千里南至金地國西至阿拘遮國北至小香山阿耨達亦各五萬八千里則知彼為中國矣又梁傳云何承天以博物名乃問慧嚴曰佛國將用何曆云天竺夏至之日豎晷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為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為歲首討核悔初時所見殆謬又承天與嚴共論華梵中邊之義乃引周公測景之法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者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測景得穎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

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此爲地中鄭司農云凡
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地自爲中
耳讀此說則知相傳洛陽爲天下之中始明按婆歷來
沙門也我華夏偏爲東垂故指瀕東海是爲遐義
客一日觀繫辭因談陰陽謂道數語予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兩一字最妙蓋直說箇陰陽則陰陽亦是形而下
者須說箇一陰一陽纔見得箇道在那裏又曰繼之者
善也善便是太極蓋造化春生夏長秋收以至冬藏則
造化終矣然雖終而生生自未嘗息故曰繼繼字當與
復字並看譬[illegible]一陽[illegible]微[illegible]生時蓋初動

未生卽繼也又曰成之者性也性是物各具一太極兩之字指陰陽客曰性字可對上善不答曰旣說是性便有理有氣便涉善惡了

客述程子之言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予曰如此說心則性是理之無形者蓋有形謂心竟落一層說了卽養生家說一寸二分是也其實乃是所以至虛而靈者乃是心朱子云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心畢竟是似落一層然有太極便有陰陽定離不得人之初生須先有箇性就須有箇心非心卽性安頓何處朱子又云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

大抵心與性情一起的事先儒只於其間細細體貼出一箇名目耳故張子曰心統性情最精

客談靜坐予曰嘗見楊升菴秇林伐山集引古語榮枯枕上三更傀儡場中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幾箇臨危自省只此四字須深造自得稱其高古不減東坡稼軒又東坡題息軒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東坡自註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也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一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無而下後明若溪誦其言自署云余

連寮選謂四十年在官之日以授門之日多能知靜坐之味矣竊尚平婚嫁之志未畢送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爇不下也竊謂若溪竟足淡影響耳未知靜坐味也此味正在景中識取豈以授門日多而後知婚嫁此是尋常世味世人誰不經歷此者既說簡無事直須與太虛同體底地風雲變態而太虛自若耳禪家謂無念爲本亦用不行只此意同邵堯夫四十五歲生男何嘗一日掛去念頭不樂可謂得之矣

客談古人友僧事予曰嘗見詩人往往詠閑雲靜僧及考古之達者往往與僧交如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

交天竺寺如瀞結香火社衆稱隱山君士樂天有詩親書天竺寺後四十年東坡訪之則詩已亡僅存刻石因題云空詠連珠吟疊璧已亡飛鳥失驚蛇懷素草書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東坡亦與饒州禪師了元即佛印遊後了元住金山寺東坡入杭過之爲留數月因以玉帶遺了元了元以衲裙相報東坡有詩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一衲衣又云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按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自以爲不爲俗人所得可以説法爲人萬回法雲公也唐貞觀時人八九歲有兄戍安西背朝往夕還萬餘里故號萬回唐武后賜以錦袍玉帶唐韓愈貶潮州僧倨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際過潮訪之呈甫持正作送師序公有

若將進升而夕死者雖衒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不猶愈於儒冠朝服而溺於詭怪之說以斁彝倫者耶宋歐陽脩與佛者惠勤有善東坡序勤詩集謂勤長於詩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公薨於汝陰予後見勤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僧家味最淸而又能曉義理危迷者愛之今惜難其遇耳溫公詩云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吾黨愼無忽於斯徒

客談性字義予曰性字從心心之生生處便是性即仁

也人性從那太極中來是太極者天地萬物皆此理也探尋得時便見得天地萬物與吾一體薛文清先生曰須知巳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又曰今早讀書得一性字正是先生見道處程明道曰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學者玩此有得可以語性矣

容衆邵堯夫恍惚吟而歌曰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

地作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詞言予吾少
昔此說坤復之際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至妙至妙者也
到此若理會得不須言容有放歌而罷
蜉得美蔭而忘身故不知螳螂之搏之也螳螂見得而
忘形故不知異鵲之利之也異鵲見利而忘其危生見
之而三月不庭告子人曰不敢忘吾守
客坐而嘆曰三代以上以道德治天下而天下日休休
焉適其性也秦漢以下以名利驅天下而天下日擾擾
焉馳其情也情一潰不可截雖志乎古莫與告于世也
予曰嗟哉言乎莊子曰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利聚然

後視所爭今立人之所病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息已矣嗚呼居今而欲逃名利譚道德是謂已往之墓人世間之往旗者其誰矜之

一陽動於下天道也無妄也聖人之動以天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意最害事有意而爲善則其善必不純況流於私者耶大學云必誠其意者所以復於無妄也易稱地雷復周子曰復則无妄不遠復無祇悔大賢之事也惟顏子能之顏子只於念慮上用功夫子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冉閔諸賢便於事爲上用功則悔而復矣小人迷復致凶

一客僧舉似請而問曰一骨子怎地妄而曰有真妄也
大本有生滅而曰不生滅何也答曰總說箇真便一箇
妄來對了總說箇生便一箇滅來對了只撇下這四箇
字便是究性常住客俯思久之遂去
客舉佛語無生之生幻相寂滅生之無生真相湛然而
曰是說無生妙語也答曰只說生之無生句漏去某是
妙如云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滅不生滅義是義無
生滅又云無生可度即真常心若見可度即生滅心良
由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何生可度無生義也蘇東坡
題跋程夫人畫彌陀像贊云佛以大圓覺充滿十方界

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又東坡卓契順禪師云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耶不要洞泉落問何從來物無所從者有所從來則有窮語皆精透佛禪今王陽明先生因人問良知亦有起處先生答云良知者心之本體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

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又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陽明以良知為恒照猶禪者云實性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湛然如常住不遷名之曰真如者是也又真假動靜倘云

一切無有真無真何處有真又云若見真不動動上有不動皆此義云客問之始悟無陽良知之說而於格物有省

人之一呼一吸以實其氣一覺一寢以寧其神也一動一靜以固其形也通於此者其知天地之寒暑晝夜乎

張子曰晝夜者天之一息乎言天之一日當人之息耳又曰寒暑者天之晝夜乎言天之一歲當人之一日耳竟夫元會運世亦以此推之而盡天地之始終

客一日問近世談心如何似予曰談心自國初以來濫

諸先生亦論見之至正德間陽明先生方主是說嘗
克己說都是儒者一心印非歟陽明答蕭惠克己論曰
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
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
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
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
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
着耳目口鼻四肢（此數句乃謂格去在外之物以反全在內之天理以得在內之真耳目口鼻四肢也）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
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

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皆是汝心云者即上云在內之真耳目口鼻四肢也）是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箇血肉若是那一箇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二句是陽明先生識性字處）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此論仁與指本然與）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他天

理發生天理二字即良知是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
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
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
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為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
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睹
恐懼不聞惟恐損了他一些全神是也才有一毫非禮萌動
非禮萌動只是箇意是一念動便為非禮只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
須去了刀拔了針去刀拔針便是格物這才是有為己之心方能
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賊是外物子是真己緣何却說有為己
之心不能克己客聽之有問曰曾聞西來心印不發是

乎曰達磨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句是他禪脉之祖達磨

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

香在口辨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教箇在字即陽明數箇發字義偏現

俱該沙界收拾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

精鬼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

如如喚作精鬼即所謂名相妄想竊謂作用與所謂佗

所謂處只是一箇精神羅摠着謂禪家明以智覺為性

者是也不知性之爲理達磨性最慧敏初是遇一僧眾

卧輪禪師偈示之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

不起菩提日日長達磨曰是加緊縛矣因發之曰惠能

後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没字不字便是他教人真勿觀靜及空其心之謂達磨視臥輪進一竿然其爲說巳涉妙尤能激上智而易入之丙子秋一士人張朴號彬菴麻城人也至邢與談此學泝解求備謂求其心以約之之謂約其心只此猶落臥輪色相

客談人之呼吸予曰人之呼吸非氣而所呼吸者氣也天地承太虛中一大氣人又在天地之中以天地爲呼吸氣是神之爲神是氣之靈氣本無聲而神以之聽氣本無形而神以之視神依於氣者也氣交寄太虛者也

魚遊於水人遊於氣魚離水則魚必死人離氣則神必散故人之生也呼吸天地之氣而已

客談夢覺二如予曰一如歸眞之謂也釋氏嘗言如如不動是說他眞相世人覺多妄想以想生夢則夢是夢覺亦夢矣憧憧不定故客曰高宗孔子何如曰高宗之思孔子之志嘗其夢也不可謂之想夢傳說夢周公嘗其夢也不可謂之夢夢覺一如非二聖人其誰與列子曰神凝者夢想自消又曰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嘗愛陳希夷睡吞金礪詩云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此爲息魂離神不動覺來無所知知來無所用

堪笑塵世人不知憂是憂吾儕宜細玩之

列子之言曰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至哉言乎淡理精奥今人以鍊化之術誘人長生只是惑之甚耳精於理者不也孟子夭壽不貳句正與惑字對看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如張說序般若心經

漁對

漁者既領道德經義曰宜然飄然若醉若狂逌然肆釣自餐不知身世為何因登鎮邦樓謁濂溪祠問曰是何像子告之曰同郡營道里濂溪周先生也漁者曰已聞

之矣太極圖是所作也遂索讀且並讀其說玩一二述

其說即余余幾為對之

無極而太極圖說

對曰這句諸儒訓之甚悉漁者曰專言理乎曰非也無

理氣言理氣元離不得非謂有理了然後又生出箇氣

來也譬之桃仁杏仁之類有箇生理便含箇生氣若無

生氣則無生若無箇生理則亦無以生之矣周子之意

蓋謂理氣之然如此其至妙而至大也若以為說理則

那動生靜生豈臨時添箇氣去生之耶漁者曰將極

字訓作理氣可乎曰非也極只是理帶氣言之又極止

理而所極者理也太字極字先儒訓作屋極南極北極似作物之大根本故如此說着作贊道理則極者無外無以加之稱無極者無無外無無以加者也漁者曰無極太極四字當兩層看乎曰無極二字當置在太極裏面看不當提在上一層看釋氏提上一層看便謂無極又生下一箇太極來便渺玄妙漁者曰老氏之謂虛釋氏之謂無正脗合此而世又何非之也曰朋子只認箇理謂虛中有理理是箇實的中庸曰誠是也故不分虛實而只說實謂無中有理理是箇有的繫辭曰易有太極是也故不分有無而只說有二氏只認箇氣一向謂

實是礙除之以歸於虛謂有是幻絕之以歸於無便不同了歷秦漢至宋周子前後此一句故先儒稱其默契道體道之體只此一句盡之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漁問

漁者曰生陰生陽不識判然別生箇陰陽在這地乎若謂即是太極何又隔動靜一層乎對曰生字只要善理會他的太極只說箇動靜原無箇陰陽故太極常動靜不息聖人見那一動一靜處得一畫即謂之陽得兩畫即謂之陰陰陽二字是聖人從那天地既開模寫得出

來以見造化之用總是陰陽又就此陰陽各具一太極
爲陰爲陽以生五行以變化萬物了若那太極動靜仍
是一大主張一大動靜之根本依然地謝復常在也動靜
互爲其根理寓氣以行其生陰陽既分兩儀氣聚理以
發其化漁者又問曰回到那兩儀不立如何曰兩儀不立
只是一氣渾成了莊子謂之渾沌釋子謂之打成一片
若那太極之動靜仍未嘗息也雖動靜不息亦不容易
就判了須到那極處然後分陰陽仍是兩儀立時昔邵
堯夫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推算得天開於子
地闢於丑方見得兩儀在此亦從此立矣只此推之則

一元之始終只此大数之動極静極而生陰生陽也又推之一元以前一元以後亦只此動極静極而生陰生陽也又推之一歲便有一歲之動極静極而生陰生陽以成寒暑又推之一日便有一日之動極静極而生陰生陽以成晝夜縱不然太極只一會動静以分兩儀就不動不静也耶故曰太極之動静未嘗息也又曰一動一静互爲其根謂之體統一太極便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謂之各具一太極便是有這各具一太極然後能用那體統一太極若那體統處無可着摸無可言說柰老氏釋氏從這裏說得太高了便涉虛無吾聖人只從

分陰分陽後探討得從造化之用故其作易亦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便從那兩儀推究得去道理無窮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而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流問

對曰造化生物只有箇陰陽五行而已緣他生生化化萬乎其物皆此二五之氣為之而本之者太極也故正說覆說以見造化之用只有此而已順布自然不相逆之謂蓋從太極一氣生此五行而五行並自然存序流形辟之一父生五子而五子亦自然為序也想陰陽變

合之始便自有水之氣主於滋潤次則皆有火之氣主於炎熱由是水便生出木之氣來火便生出金之氣來由是水蕩火鍊便成質大而爲土其曰生水火木金土生字只從一動一靜迎來運去自然生來非太極有意於生之而曰水一火二云云也各一其性二字即太極各一即各具一太極也各一其性如洪範以潤下炎上等說五行之性世間所用金木水火土只是五行之氣之查滓耳虛空中有五行乃是五行之氣邵堯夫謂兩一也有火雨水雨土雨之與朱子亦謂五行氣行於天正是變字有斡旋化生之權合字只相承配合而已循

若今臣共夫嘿然隱云不答曰周子言太極本無極太字豈列子所謂有太質太素太初之名莊子所言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謂太極又本於無極歟曰本字不當如此說只說這太極本是至妙至妙者也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漁者曰成女以上數句似說人生於寅的氣象二氣以下數句似說成男成女之後人生人物生物的氣象曰這說也似是真以理言精以氣言可合者會而為一疑者

聚而堅固也男女二字總名凡雌雄牝牡皆是不專指人言盖謂陰陽五行之運者其合而凝者得於健之理是體具太極之動而分其氣之陽是之能變者也故稱男其合而凝者得於順之理是體具太極之靜而分其氣之陰是之能合者也故稱女盖男女便會能生生化化所謂二氣即此也若反而推之陰陽便是故皆曰太極之陰陽所以化生男女者也既成之男女所以化生萬物者也先儒謂男女各具一太極細思之最妙因見人共剖一瓜得種子各持去種之後來各生出發様瓜所謂變化無窮信然世間賢生愚愚生賢何可推測造

化一無心而已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濂溪）

漁者曰人得秀而最靈如何却又有不善曰此就氣上說来秀靈俱是清氣秀猶云清氣華美之精靈是那能妙應的須稟此氣則陰陽具五行全而得爲人此人人皆有之但分數不齊耳善惡亦從那所稟分數上別了

神發智神是智之根智是神之苗盖神是那能妙應的本體智是那妙應之用如神發於目而知好色神發於耳而知好音神發於口而知好味之類是也五性感動

即上文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帶氣言欲誘於外情動於中理不能制故有善惡之分宋儒曰衆人常失之於動正謂此也所以釋氏有滲漏心之說有第二念之說其教只主於死心不動故說得太過若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即太極之性是箇不動的聖人主靜只此而已看来動最有害大周子通書幾善惡又云慎動皆詳言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句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漁問

漁者曰既說人得秀而最靈只與聖人同則其性感動

聖人亦同而何以獨稱主靜曰汝說亦是盍亦思之大虛乎大虛爲之主自然爲陰陽爲五行何嘗離乎氣運行變化而太虛自若也聖人雖同出於秀而最靈而所得獨全同於大虛雖五性感動而其凝然不動者未嘗息也所謂定非如常人執守定之定曰主靜非謂要去靜也猶之常靜之謂蓋中正仁義四德即義理之性太極是也聖人合下就全具了纔是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聖人之心只此四德在中安然不失故曰定程明道定性書云動亦定靜亦定正此定字靜字最要仔細看朱子謂太極是箇靜的聖人之靜正與此同只以動中

之靜一句來商量似得之不然便涉寂滅漁者又問定
靜二字分別曰定字如氷壺之瑩然於中無動靜言靜
字以本體言又引天地合德四句易乾卦辭也天德合
德應上文無極而太極日月合明應上文分陰分陽四
時合序應上文五氣順布而四時行鬼神合吉凶應上
文善惡分而萬事出只消四句合上太極數條盡在裡
人身上聖人之立人極從於此見之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漁者又問君子小人既分別若是則謂人亦得其秀而
最靈吾且或之[illegible]

秀而最靈同出於太極之妙者修治而還其所本有些者悖馳而離其所本有君子小人便從那修與悖上分了漁者又問君子之修奈何依從曰上文已說了聖人立人極但君子能循聖人之教故能五性感動而主敬以制之豈不萬事皆合吉而爲君子乎若不學聖人之教則感動情勝日流放溺豈不萬事皆惡而凶而爲小人乎故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漁問

然者又問引易辭何義曰周子之意無他也只說他作圖之意不過一部易而已天地人統太極出來的太極本無極如何言說形容得故只說得箇立字立者若以太極立之也有陰陽以立了箇天是天一太極也有剛柔以立了箇地是地一太極也有仁義以立了箇人是人一太極也天主氣地主形人主德故分別言之蓋太極之動靜就分了箇陰陽陰陽之氣聚而為形質便有箇剛柔剛體其陽而用之或陰柔體其陰而用之或陽是剛柔中有陰陽也氣聚而生人便具箇仁義仁得於陽之溫厚而体之藏則陰義得於陰之嚴斷而體之斷

則陰與仁義亦有陰陽也孫以一生兩而三才者各得其兩而各具一一焉天死生者盈虛之理始終者死生之象原始要終而知死生理數之自然也程明道教人於原字探討正是夫郎孔子數言以觀圖則太極之動靜互根陰陽之兩儀分立二五之化生無窮善惡吉凶之相尋不已皆悉備矣孔子贊易曰廣大悉備故周子孫易亦曰太然以此圖觀之亦盡易之蘊故曰斯其至矣至者盡也斯所太極圖漁者既聞斯義遂釋然而去日放歌于清洲嬉遊以待盡了一竿以自豢視世故皆蹣息也余卜其為人嗟曰異哉有如漁之徒者而得與

聞於斯乎　漁對終

客對

有客至自南嶽叩其姓名不荅再叩之第曰關中族氏也與欸語皆當理因留宿客亦亮余志不亟去居数日飲梅洞微醺朗誦西銘蕩然横乎天地萬物爲量而謂余曰汝能爲說乎余欲對似不能俯思久之忽悟先賢理一分殊四字抽繹去可立說也遂將西銘文揭條析義是爲客對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混然中處客問

對曰張子見道就從那大原上說將來了乾稱二句是

統言乾坤爲萬物大父母予玆二句張子自道其身在大父母中而爲之子也只此便透徹理一了客曰不稱天地而稱乾坤者何曰乾坤者健順之名也天地者覆載之形也所以易文只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云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藐小也以形言混合而一之謂也語曰乾坤大父母吾身小天地是也客曰受形之父母奈何曰能孝於父便是事天明能孝於母便是事地察

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客問

對曰此二句正見所以乾稱父坤稱母之義帥猶云主帥也以理言即太極也主宰化生萬物的故擬之曰帥

塞即孟子塞乎天地之塞以氣言蓋此氣無一息之停無一處不到充滿周徧的故名之曰塞性是吾所以生生之理蓋謂天地之主宰以化生萬物者即吾得之以爲性也體猶云狀貌故朱子謂之體段乃吾之所由以爲形者也蓋謂天地之氤氳不息聚而爲物者即吾得之以爲體也吾其帥天地之性吾其塞天地之體則乾坤不稱吾父母乎二吾字泛言與上文予字不同程明道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只有此理即此理會去便得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客問

對曰二吾字即上文二吾字胞一體之義與愛之而不

傷也即天地之帥吾性塞吾體叉觀到理一處了故見得天下之民之物雖其分殊而皆吾之同胞吾之與也以吾而視民又及物固是分殊又吾之中民之中物之中又各各不同亦是分之殊然惟理一則其不同者只因形氣就分別了程子曰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蓋意最害事意便是私所謂人心也軀殼上頭起意只從那耳目口鼻上動意去故私私勝只爲意隔住不見得一體道理

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

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之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客問

對曰此又承上文民吾同胞一句而推其分之殊也而實皆同出於大父母正以見理之一大君統理乾坤之大大臣輔君以出治也其長以下四箇其字皆指大父母言尊如大君一吾父母之宗子貴如大臣一吾宗子之家相尊高年長吾父母之長慈孤弱幼吾父母之幼顛連危迫也推之至於顛連無告之輩皆吾之兄弟者程子謂仁者渾然與物爲體只此理會得出來

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

行曰賊濟惡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附

對曰此以下欲人反求諸身以自盡此理保謂守之而弗失翼翼敬也詩言小心翼翼能常保守此理則是猶子之能敬其親也若理得於心情暢於外而樂則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脫然無累是猶子之純乎其孝而無憂矣不豫親之心也違者背而去之之謂則是猶子之違其親也故曰悖德仁以心言自我所受之理而陷溺其心是害仁也害仁則不孝之子忤逆父母故曰賊濟猶助也人性本善悖德害仁者不能改惡以從善是濟惡而爲不才之人不能奉事父母其字應上子翼純孝踐形

謂人受形於父母而具此理理完具而形用之故曰踐形肖似也言此等子真純孝之人皆合德於父母而爲天地之肖子張子至此見得理一處分明將天地視爲吾所生之父母而求所以事之然後此理之在我者有以全盡之而無歉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答問

對曰此節正言事乾父坤母之道也善繼志善述事語出夫子稱武王之孝化謂陰陽流形以生長收藏而變化萬物者也知化知字與乾以易知之知猶云主也謂哉

成輔相而代天之事也如此則是猶子能善於父母所爲而纘述之矣神謂陰陽不測之妙於穆不已而爲萬物之命者也人能窮之則與消息盈虛者合而代天之心則是猶子能善於父母所存而繼承之矣不愧屋漏能愼獨也无忝即詩言不忝爾所生心性皆天父母所與我者性賊棄者逆而害之耳存之養之是係勉勉焉以求全於父母之道詩言匪懈以事是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對曰此卽古聖賢之事以明之崇伯子禹也鯀封於崇稱崇伯鯀故謂禹爲崇伯子孟子曰禹惡旨酒潁封人潁叔考也魯莊公誓不見母考叔一言而感莊公遂母子如初左氏美之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張子蓋謂天雖非人之所養也人能去人欲而順天理乃可以事天享帝則與人之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異矣故曰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語出孟子育謂教而養之也英才可進於善而能育之亦不過因其同然者而及之故曰潁封人之錫類功謂功用恭謂敬之心也弛懈怠也舜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至誠瞍底豫而天下化而天下

之爲父子者定故曰功人能事天而天心感悅則亦如舜之功也晉獻公聽驪姬之說殺太子申生申生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竟不逃以待死故曰恭人能一聽于天至死不變則亦如申生之恭也體受歸全謂體其所受于天者而全以歸之也曾子戰戰兢兢至啓手足而後嘆曰免夫則是能體受歸全者人事天之心惺惺不昧充全天之所賦而朝聞夕死則亦猶是也尹吉甫以後妻之毀逐伯奇伯奇順親之命而出亡在外是可謂順親之令矣子之順親與人之順天其道猶是也蓋觀法于古人而推事親之心以事天則父天毋地

而踐形惟肖矣違曰背德害人曰賊者反是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客問

對曰生謂生理成謂造就之也玉猶愛也富貴福澤謂富貴之人享此福澤也貧賤憂戚謂貧賤之人有此憂戚也人有幸而富貴福澤天非以是私之也蓋天將使有所賴以爲善而益厚其生耳有不幸而貧賤憂戚天非以是薄之也天將用是以困心橫慮而增益之俾之底於成耳上文如古聖賢皆能體天之心而盡天道矣順非謂順所行之事須於理也寧安也謂安于死也如爲

臣死于忠比干文山之類爲子死于孝如申生之類皆死無遺恨與造物者遊豈不寧哉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今張子即其存之順而決其没之寧蓋至是而於死生之際可謂達矣爲人於父天毋迺必於没寧而後可了[illegible]死夫有云須知歷過死萬變恰似不曾生一般者正謂此也對畢客[illegible]席斯余曰汝亦不知言矣復飲余不覺月白登樓望焉日際一目乾坤萬物豁然於襟[illegible]曰渾然中處豈雕語哉

客對終

客談先天數而曰既謂之先天則未有天矣理氣未判何從起數乎曰先天鳴數神之也託數于神將以要之

也造化自然之數止于五用於十而數窮矣窮則是生
吉凶奚擇客曰請言之曰太虛一九名曰無極數之一
也是生陰陽數之二也是生天地人數之三也又分為
太陰少陽太陽少陰數之四也變化而氣行焉是生五
行數之五也由是相濟為用相生為物以一乘五數之
六也以二乘五數之七也以三乘五數之八也以四乘
五數之九也以五乘五數之十也故曰天數五地數五
河圖洛書五皆居中其神矣乎一造化之自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其神于卜矣乎傳云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
曰推一合十為土旨埋凡而氣行理隱而數彰雖天地

聖人莫之逃也當其先也天且無之而何有于數故曰先天鳴數神之也夫造化唯理最圓無形而無始無終數者盡也有盡則有反始終之際圓通之會也故有消則必不息有盈則必有虧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天地之不能出於數也如此故日月之相食陰陽之愆伏星辰之變現陵谷之變遷地動川枯以至兌之禪舜必曰曆數孔子不得位必作春秋將謂之非數乎欽天地不失其為天地聖人不失其為聖人理有常也大都理可極數不可極數極而不反者殃故師之百萬不可以久黷敵或乘之兵金至百萬不可久儲盜或伺

之矣故君子一信于理有不可逃者數也夫世之言先天者咸曰伏羲而歸于周易易六十四卦示人吉凶悔吝可趨而趨可避而避皆理也周子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以理言也術曰我未卜先知縱使先知果能挽不可逃之數而逃天乎子雲之闕郭璞之僇將何以自免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信于理一聽于天則心安而順矣日惺惺不敢昧于心平平不敢惡于人與人子語依于孝與人臣語依于忠與人交依于信如是而吉凶則非數之所能逃也嘗謂數不出一部易夫子曰神以知

來智以藏往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逆之一字似是知未來事然聖人字之為逆故其教人自不逆作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先覺二字宜玩程子以明覺便是自然用智便是自私謂用之便是二並五經先知程明道來亦不可同于至誠前知故程子嘗語人曰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孔門唯子貢億屢中若在後世亦當在數學中人品求之然聖人所許者又於日如愚之顏子也至郭璞李淳風遂縱橫矣數本乎易也文王居羑里演易是文王聖于數者也當時豈不先知紂當某日亡而告之武王

乎然史書未聞也尭夫嘗歎以數傳與二程二程不肯從然程朱毎惜尭夫多此一節大都數只那一念得之尭夫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蓋我者指念也當其未起念則鬼神且莫之知矣只動念便知之蓋尭夫之數于起處得之一日問程子今歲雷從何處起程子曰於起處起尭夫遂深服之蓋起處者猶云念也乃云于起處起則得其數矣嘗鄭公病謝客尭夫候之鄭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唯待君耳尭夫顧左右更取一胡床曰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欲見之公薨後此人當來乘紀公事公聽之既午果

范祖禹至遂延入公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懐忠朴他
日筆削累君頗少留意可以失之矣富公相業耀海内
史氏自以公書老夫何如人也只他日紀公事一言動
富公則近于私矣富公正人也所謂蓋棺事定而頗少
留意一言不已陋乎范祖禹一時之賢自當秉天下後
世公議而顧遺公可書之美必囑而後書則失其爲祖
禹矣度是時富已氣息奄奄欲託後事所謂病中設此
待君便是他動念處而老夫之数神矣又富公守西時
府第牡丹盛開召司馬温公老夫觀花時一欄凡数百
本坐客曰此花有数乎老夫遂從之畢曰凡若干朶使

人驗之一一如其數客又曰此花幾時開盡先夫有筮之良久曰此花盡在來日午時坐客皆不𠰥留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明日果來會客坐少頃忽群馬廐中逸出與客馬相踶齧奔入花叢中花盡折毀夫有開必盡者數也使對曰開盡時便盡如明道所謂起廢起亦不必來日會驗但會驗一諾是念頭中他處正所謂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也昔嘗儗寫術數其兄儀嘗卻之儀有盆花椅儗謂兄曰一隻其月某日先破儀聽之愛護尤謹至期命僕者收置隨被僕毀之夫物有成必有敗而儀謂此椅某月某日當毀而儀然

焉則念動矣此所以中之也猶不見海上翁狎鷗之故乎平物且然而况人之靈乎嘗閱寶藏論五通之說雖非正而近于不用術又禪家法門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雖不請儒理而無念二字則秘訣矣昔有告晦菴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曰吾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而已上蔡謂二程先生不貴其術者蓋以此余因談術者動輙託言于堯夫故與客商之非敢妄議堯夫先生也嘗閱晉書郭璞遇顔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我有性命無勞蓍龜璞無以應

之而術亦不顯于含後含亦亨年九十三而卒孰謂含其拙哉余寧含之拙無爲富貴二公之好巧以俟天

佛氏脩性不脩命老氏性命兼脩老氏以煉精化氣認作吾儒脩身了煉氣化神認作吾儒正心了煉神合虚認作吾儒誠意了

何燕泉孟春引懷公提倡語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又引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還似飛鴻踏雪泥泥水偶然留爪指飛鴻那復記東西而批云讀者試思向來陳迹可爲一慨世事轉頭尚足問耶夫二說皆禪語不落色相云尔盖相而無相

空而不空乃真空妙覺燕泉此批似看得落矣春了再襯秋林伐山楊用脩狀僧齊已詩重城不鎖夢每夜自歸山亦但以辭句目之似亦未領其要者

客有談及古今女子而獨詩稱哲婦傾城何也曰女子稟得清穎與人往往有之只緣他聰明姿態能動人人爲他所動便壞了事試以載籍中一二言之汝陰太守李矩女衛氏名鑠字茂漪極善書杜甫詩云學書雖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魏曹植嘗求甄后遺女不遂太祖因以與五官中郎將植思之至忘寢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爲郭后

說死帝意亦尋因令大子留宴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耳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自勝因作感甄賦後明帝改為洛神賦云秦苻堅時竇滔字連波

[illegible]安將軍竇滔襄陽初聘陳留令蘇道質第三女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年十六歸滔滔甚敬之蘇性妬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滔置之別所蘇力求之

輒加捶楚滔深以為恨及滔將之命邀蘇同往蘇忿
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悔恨自傷因
織錦迴文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又按虎陟
舊氏撰王氏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十二字與此事相類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
名曰璇璣圖讀者莫曉也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
自成一家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令蒼頭齎至襄陽
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關中而迎蘇氏恩好
如初蘇所著文辭五千餘言緣隋亂多散落獨璇璣圖
傳于世又有竇玄之妻其詩云棄妻斥女敬白竇
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

仰呼蒼天悲哉賤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苟我處此猶怨辞徐淑者秦嘉妻也淑吞秦嘉書云知屈珪璋爲秦使時嘉有郡吞故云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僥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切求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喩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

之歎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
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嘉報之淑又有書云
既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慇懃出于非望鏡有文彩之
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亦好惠異物于鄙陋
割所珍以相賜非豈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
彷彿操琴詠詩思心成結敕以芳香發身喻以明鏡鑑
形斯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
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鑑當待君還
未覩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此語有詩人雅誰適為容之訓）
中郎將蔡邕有女蔡琰字文姬也嘗夜鼓

琴絶絃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四絃問之並不差漢適河東衛仲道遭亂入胡在胡中生二子曹操遣使贖之再嫁董祀琰自傷失節而不能忘二子因作悲憤詩及胡笳十八拍後曹操一日問文姬曰聞夫人家先多文籍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然胡中之辱難脫矣楊燕夫詩云中郎有女能傳業傳得胡笳業不如惜之也程子曰失節事極大列女傳載荀奕女荀釆已妻陰瑜瑜早世爽逼之改適郭奕彩懷刃自誓拒之旹郭回尸還陰故李東陽擬古樂

府斷撥無孝有書稱以教有女翻爲孝君看有荀爽妻一

奪書子定此又不在文字間取之

審說及文中子不仕子曰嘗附時廣世於學朝政又煬

帝不遺世甚遣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文中子曰通有

疾不能也飲使者歌小明之詩世詩言大夫何以送之世

基開之曰吾特遊蓬蒿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揚

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且子要言之矣竟不免于漢

莊子列禦寇篇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

稺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于

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淵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矣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于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莊子竟甘窮不仕若文中子之不仕想他見特只如此若子雲失之矣

世稱嚴子陵為光武故人及讀鄧禹本傳謂禹年十三與光武同遊京師禹年尚幼一見知其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是禹亦光武故人也一則高嚴陵之風一

則無中興之佐各[illegible]大是而已

曾讀論語也不知人章輒謂孔子大聖也而及一細何也今來始知知人一事最難宋周濂溪光風霽月何如人品也趙清獻以位相臨甚屈下之程明道玉質金姿人之粹者孔文仲論明道一疏多醜語雖最下人品亦不至此甚矣趙孔號當時人傑而不知二先生何哉故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人必能知人而後可以言智故曰惟聖然後知聖第我不知人便于已分數上減了多少此聖人所以爲要

客一日談咸卦子曰此卦取彼此交感之義世間唯男

女之感最真故聖人取焉因言君子之受吾一如此也

蓋其感人與夫受人感者惟一歷耳

客談孔子畏匡微服事子曰天人不二能盡人事便是聽天若子畏於匡微服過宋亦是聖人盡人事處昔見莊子書河伯謂既聽造化之所爲因謂北海若曰然則何貴於道耶言不必學道了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害也莊生此說亦可與聖人之用合權字即孔子可與權之權蓋權

為聖人之妙用故孔子之處
手正見他妙處林希
逸謂莊子到這裏說個推字自家
陳壽作三國志藏于家悞沒賴范頵表之而後其書顯
於朝楊子雲太玄經得陸績以著晉王長文著書四卷
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
雄太玄經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為必傳
于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名文通玄經未遭陸績殆出
耳晉觀晉庾翼初不服王羲之書嘗貽人書有云小兒
輩賤家雞愛野雞皆學少逸書及見右軍與亮兄翼書乃
深服之因復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

失常致妙迹未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又陸機初聞左太冲作三都賦不服與弟雲書云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思賦出機始大服夫大舜好察迩言孔子聽孺子歌聖人之世自殊若其書之顯晦雖聖人六經非西漢之表章宋儒之講明亦何傳焉

民間行慶賀禮往往用羊酒按前漢聘后黄金二百斤馬六十疋亦無用羊之旨至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又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觀此則知今日用羊之始

太史公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始于東南收功者常於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太史公之說如此我

太祖渡江定金陵始轉而北定中原蓋劉太史初在吳中觀象曰東南有天子氣蓋亦自其天運然矣後

成祖靖難又自北起遂定都北平所謂收功實于西北者非耶左氏亦云天道多在西北

世傳奸僧嘗見南唐小長老之事可鑒也南唐中主後主皆佞佛而後主尤酷廣為寺塔其臣汪煥切諫不聽

時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緣而來多持珍寶怪物徧賂貴要朝夕入論輪廻果報之說後主傾信尊爲一佛出世所服皆鏤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荅曰陛下不覩華嚴經安知佛之富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請于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僧千人日給盛饌有不盡者謂之折倒造爲妖語動搖人心俾務蔵耗竭贍兵不繼及宋師渡江即寺爲屯不煩芟葺乃知其爲間也又一僧來南唐于釆石磯立塔草衣藿食施遺皆不受宋師下池州繫浮橋于石塔屹然完固金陵受圍召小長老退兵乃揚言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敵兵偽退

未幾梯衝環城矢石如雨倉皇召小長老稍疾不至矣蓋宋人溺于佛而北兵因其所好者耳當危急時猶召沙門德明等講楞嚴圓覺經令闔城誦救苦菩薩其迷溺如此

劉敞輩總論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發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處合而爲生魂魄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息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

微是以勲華歿而莫陳姬孔殁而不説前復往舛互生
異見季札云骨肉歸于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
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説知或相反何者神無不之神有
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
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
之載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捨諸内教判
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
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而即非我具也雖死者不可
復返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絶當其離此之日識用漸然
故夏氏明器示此非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

罷歸其絕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絕存則同乎李耳各得一隅無傷聖義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孔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夫形也者無知之實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與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隆興出于澆薄豆籩兆乎俗弊施遵陳於卿設以備建丘隴盡敬於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于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弃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于大道哉及以于

羽沉川漠衍方墳文飛黃埃土妻麻衰遣四子者得聊
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
常難卒改革一例肆意儀不見復今斂葬衣衾務存
儉易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
還葬而無椁斯亦貧者之禮也于何陋焉且張奐止用
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強坐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
度故舟為椁子無牛車載柩叔夜誡絕墳壟康成使無
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于吾人而當草泰今欲髣
髴景行以為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
不須復魂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衫衣巾

一棺槨此外送終之具棺中常物及除閑之示一不得有
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訓差無
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于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墳墳
足容棺不須磚甓不勞封樹勿設祭享勿置几筵無用
茅君之歷座伯夷之杅木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
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朋友及寓所
感頊成余之志按歆幼識慧六歲誦論語毛詩便能問
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答皆有
情理與族弟訂結志同居相娛而已長不娶不仕常默
避世以母老不忍因獨坐一室忽一老公至語之曰心

力勇猛能精心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遂彈指而去北
長猶精心學佛在興皇寺遇道人釋寶誌者驚謂之曰
隱居學道清净登佛如此三說天監十七年忽著革終
論明年春人為其庭中植柿客謂兄子弁曰吾不見實
介其勿言是秋果卒年三十二謚貞節劉訏性至孝數
歲父母俱亡往依伯父及長不娉妻本州刺史張稷辟
不就挂檄于樹而逃訏善玄言尤精釋典與歊聽講于
鍾山諸寺遂共卜築居焉年三十一卒臨終執歊手曰
氣絕便斂斂畢即埋不須立靈筵亦無求繼嗣其宗人
至父為立石銘之謚曰玄貞又同時何點家貧不游

娶依沙門僧佑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之今定林經藏其所手也有勅與僧慧震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矢乃于寺變服更名慧地未期而卒嘗觀勰作文心雕龍論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文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位理定名彰大易之數其用四十九而已論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讀之稱賞常陳諸几案然其取狗之辱亦可痛矣人以

此評三劃盡一不如二云

客設佛性子曰圓而寂者佛性之體圓而照者佛性之用然與吾儒之論性則異矣佛以神言儒以理言以神言者體用專乎內也以理言者體用內外合也

曹子瓶云前志有之聖達節杜預註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竊謂湯放桀武王伐紂古來伐無道者自湯武始所謂達節者二聖足以當之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然後湯武之為聖人有定論矣後世嵇中散云至死無以發用蘇東坡謂武王非聖人非竟於道困上難過犯雖常人而欲效以一終焉不得蔡叔之罪故孔

子教人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人不問位晉書[illegible]閭[illegible]人[illegible]遣刺發士入將零千沧行經其罪大[illegible]遣吏之入將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謗吏曰有恭子尤江慼元是時卿人多君大位用燈以其送名問司仰乙等非君郡大那吏日見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問人不問位小矣而止利郡以吏言謂象曰僭名北你有風俗某然所吏亦如此設恭克字子尤少好孝惜涉書記為祈族所敢作公究付正行不你網宗貴不攸也尚平到特才經訣限備說與無所何為常行不人思克平劉茲特所整不自交究時為退上師見得如此後成都王親攝克為東曹掾克素有發豈及不逆官奇進之從望風設辭得以朝攻譖弊遂途不仕

受弔不受慶唐岑文本拜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賀者報曰受弔不受慶或不拘其[illegible]業文本叢[illegible]古溪南一布衣徒步入門所望不過[illegible]卿縣治耳以文學宰相本朝已重尚何疏虞累耶

陰陽氣也祇天剛柔質也祇地人有氣質而陰陽剛柔備焉故禮記曰人者天地之交

客問莊子云易以道陰陽何謂也予曰此句最得聖人作易之義蓋天地間事事物物皆陰陽之所為只可說箇陰陽故易之卦爻不過是箇陰陽而已至其所以然處是太極了若太極如何道得視繫辭第五章首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說太極亦只說箇陰陽終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說顯仁藏用之妙處亦只說箇陰陽所謂易以道陰陽者類如此若上一面[illegible]離了陰陽便是[illegible]

貴而必危富為愛戒[illegible]夫人呂[illegible]娥[illegible]

恨之高祖崩遂殺戚夫人及趙王如意當時惟薄姬稀見高祖呂亦不甚怨後呂幽宮中凡得幸高祖者而戚夫人子母獨憐薄姬以稀見免怨恨子亦得爲代王姬從子之國爲代王太后後其子入爲帝又得稱薄太后貴顯父與弟使其在高祖將同寵則其粉於呂妬娥之手同作人彘鬼矣嘗云愛而示之以不愛謂老子術非耶武帝年巳老始生昭帝纔五歲立爲太子命畫工畫周公負成王圖託霍光昭帝母趙婕妤鉤弋夫人也夫人幼好清淨因卧病右手拳飲食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地有奇女召見之姿色甚佳帝爲披其手手遂

仲孝之生昭帝後武帝欲立昭帝一日譴責婕妤即遣人持去送掖庭獄死之左右叩其故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夫武帝為子慮遂使婕妤未有可疑之惡乃以所愆而逆之冤死以無辜緣高祖襲秦未立家法使太后不敢干朝政又未立法使不得輕易太子故其流禍至此言曰戚姬緣寵以殺其子昭帝因愛以死其母正是骨肉相殘尒於漢事有感

客談袁疾須以樂故稱樂為劑苛曰開易云勿藥有喜此法吾儒當用之宋太醫孫昉字景初為士夫發藥多

不受謝自號四休居士黃山谷問其說防笑曰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傳酒談上都貴遊人間可喜之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相忘山谷居與四休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山谷因作二小詩遺之以侑酒茗一云富貴何時潤髑髏守錢奴與抱官囚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人間萬事休一云無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又宋李畋九河公語錄云畋苦疾既瘥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

敢對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愼之靜
之自愈又金吏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其君哀宗親
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即前輩
所云安樂法移心法治心法皆勿藥有喜也扁鵲嘗言
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不治輕身重財二不治
衣食不能適三不治陰陽并臟氣不定四不治形羸不
能服藥五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若此六不治必不
知安樂法且不知移心治心何藥可醫此當與養病者
告之昔人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
靜時身亦靜心生還自病生時又堯夫詩百病起于情

情多病亦多盲哉

仕遊豪逸自古難其人嘗讀宋史王鞏有儁才長於詩從蘇軾遊軾守滁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于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貶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吁軾知鞏能繼三百年後之風流可不難哉

人於戲場中看古人更說得古人心緒出幾許議論上大如汎爾四皓贊云道可佐皇而臨于帝治是以崢嶸

箕山之長揖于軒堯也德宜輔王而偶生伯世則四皓之所以聰明於漢氏也是言崆峒箕山以道自處四皓以德自高各全其心各適其時耳又云秦失其鹿豪傑並逐纔減何依白雲深谷言四皓所以避秦而隱皇儲不安我德用顯大君屏營思位羽翼四公致身天下和平言四皓所以為惠帝而出弋者何思鴻飛冥冥言四皓所以就于隱竊謂四皓幾于聖人之智蕭可謂深于四術者若蕭張余李華之作似不及道理用處也蓋過不得若任情處便有弊如法以止亂也法峻則亂必生禮以恭會也禮勝則會易離豈法與禮不可用彼用之者流于勝也又如古聖賢之書等以

不至有割股有理兇事右聖賢之盡忠必不至於殺身
君或不至殺身縱使殺身成仁旅以顯亦必是之意若
他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何至于
殺身也昔程正叔于曾子耘瓜事而曰曾子至孝如此
亦有狀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命只殺他不得又人問
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觀
正叔斯言便可論上古聖賢之事後世只從太過刻苦
處取人亦是行過乎恭之意非中道也
國朝不設諫官祇於六科歷設六科給事中凡各奏章即
奉

聖旨各科勘其中事理得詳奪可否行止復奏謂之封駁

文都察院設十三道御史凡有奸邪不軌之狀得奏劾

謂之彈糾相傳以兩衙門爲言官矣每詔書皆云天

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古來言路無如我

朝之廣開

客有談成住壞空子曰成住壞空只是說得個形了若

實際亦無壞亦非空故曰真空不空昔蘇東坡寄焦山

綸長老壁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味實未嘗三字

即所謂處世爲浮生浮字義此當與真空字相體貼

君子謂俠死爲衛董卓收皇甫規妻鞭撲之訶椅杖

一者曰何不覃乎速盡盡悉盡劉云速死也

客談先儒說氣有聚散何處見之予曰氣何嘗有聚散太虛中一氣嘗周流不息周子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且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處見他聚散只到那氣以成形便見箇聚的意思及其形滅又見箇散的意思若太虛中一動一靜只此流形不息何聚散之云

詩亦難識詩人多寫其自得處如以其辭而已恐或失之唐賈島有詩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乃自註一絕于其下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後陰君詩話乃嗤之曰人豈不自知乃自愛

其文乃更大繆何耶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竊謂潭底影是空樹邊身是幻數息是假獨行是真島曾學禪三年有得頓悟也一吟雙淚流即禪家驚悟大汗之謂歟乎豈知異世下賢如隱居者而不賞之乎又島哭柏岩和尚詩云苔覆石床新吾師幾占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日影曰身皆幻也寫字焚字須細玩塔院關松雪房門鎖隙塵所閉者松雪所鎖者自嫌隙塵師歸真空矣雙淚下不是解空人島自悔今日之哭亦兒女子私情耳豈識師之歸真空無生滅也後六一居士亦詆之曰寫留　云六身將人謂之燒殺和尚真可笑也何居士之高亦坐此也倘讀而書之以俟

後之君子詳責云爾

客談坐功予曰僧闍梨氏云安那此云遺來入息也稱氏云般那此云遺去出息也出息爲生死陰入息爲思想陰或云先數出息氣則不急身不脹觸身心輕利三昧易成或云先數入息隨息內斂易入定故或云當隨便宜以數出入若心輕浮繋心丹田當數入息若心昏沉繋心鼻端當數出息皆不許出入俱數抵菩薩云佛說甘露門名阿那波那爲諸法門第一安穩道又菩薩多羅在東印度國王問曰諸人盡轉經惟師爲甚不轉答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

是經百千億萬卷非但一卷兩卷蘇東坡曰已饑方食
未飽先止散步逍遥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即入靜室端
坐默数出入息從一数至十從十数至百此身兀然如
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如是久之一息自住不出不入
時覺此息從毛竅中八萬四千雲蒸霧起無始以來
諸病自除諸障消滅自然明悟僻如盲人忽然有眼爾
時不用求指路人也昔祖師云入手參學此道用心處
謂用工夫又云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
俾之言下領悟也若有大手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
以三隅反則不復是亦惟有以三隅反者正是學者用心

處也故夫子又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諸學者之不用心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今遇人而輙問下手工夫却是大謬

唐荊州陟屺寺僧玄覽詩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朱文公甚愛之且跋之曰大丈夫處世不可無此氣象亦係之事楊升菴甚惡之若文公則不以人廢言

始皇帝元年是政之存日李斯等談自號始皇帝始者萬世之始其子胡亥遂爲二世皇帝父死後追稱太上皇未嘗稱皇帝蓋嫌於始之義云至漢時趙佗自立爲南越武王曰武者若謚然帝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稱於

古也蓋自秦政師心立制不考信六經遂使三代以前之意蕩然矣按漢高祖紀高祖崩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夫曰襲者秦也後世云上徽諡帝號自此始宋儒謂漢襲秦及讀高帝紀諸大臣傳表想高祖既除秦見秦制恁地尊君抑臣挾懾怨有心竊服之又當時諸大臣皆戰國權謀之遺以故一切盡襲秦使先王禮樂一截泯焉漢高祖之罪也一始皇下至今談其人則惡之而用其制則不知惡抑又何哉武帝始表章六經然後先王禮樂猶見其緒者又武帝

之功

人間序風俗一節最先在合族爲宗譜概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問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弗弔也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別昭後萬世婚姻不通忠愛之道然也范文正公之爲參政也嘗告諸子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

跡則饑者吾必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又何顏見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程子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行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當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之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蘇氏族譜序有云今日之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類如此言是亦古人厚風俗大端也故昔言曰人能信於兄弟

便是不忍忘祖之心人能厚於宗族便是不忍忘祖之心

今人入仕或以貪顧差遣往往以罪敗官或取法辱只不曾體貼前輩好言語來也嘗觀梁徐勉雖貴顯不營產業俸祿以給親屬之窮乏門生故舊或以爲言勉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爲他有此猶尋常語意耳未見他高處及讀其誡子崧書有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于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中年聊于東田閒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

情實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
哭于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宅無
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
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
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
宛其死矣定是誰宅又曰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
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義不可
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
就兩宅已消其半憶謝靈運山家詩中爲天地物今成
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

相殺矣何哉又曰吾年將耄矣若心力稍衰幸許未公宜
不克舉其中餘暇哉可自休或得冬日之暇百日之陰
良辰美景文案閒暇命賓友邀遊遂臨池觀魚披
林聽鳥濁酒一盃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幾以
待終不宜復至公家臨時汝亦勿復與吾言之俟彼晚
水病卒吾豈知如何者其盈虛盈縮爾之幸況如斯之
事並無俟令吾知此矣范文正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
志乘閒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
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且西都士大夫園林
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

已而後爲樂邵條勝之餘宜以聯宗族者曹遵吾言無以爲慮夫二公皆見理到處故其言如此讀者宜無忽於斯

君子謂矯情之事聖賢不取然末世任情者多非矯無以近道嘗論洪田枚爲會相數年卒于官貲以百金祀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唐進爲禮部尚書既卒尚書省及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父志宋蔡沉從父元定謫道州元定没徒步護葬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郤之曰吾不忍累先人尚修古知興化軍卒于官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吾先

人卒拒不受何與泉稱之曰仁可謂漢之孝能以孝友
克肖子也蔡氏父子道孝之儒也倚古季女之識乃亦
尔邪其先人德之所化然也又歐陽永叔爲蔡君山墓志
云大康主簿蔡君山卒其妻程氏一男一女皆幼縣之
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之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
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與泉稱之曰予於是
知君山能以恩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竊謂賻
與賻自古聖人有之昔范純仁麥舟助喪謂當時助之
與夫受其助者皆兩得之若仁與孝女諸拒所傷皆派
矯情惟蔡況當僞學之禁古者說若又受人之遺其

眾多矣拒之可也以死者之㷀至拒人之賻賵則於孟
子交際一章似有不過又不知聖人賻賵之禮為生
者乎為死者乎雖然以若所為可為末世之濫受者恥
故君子與其濫也寧矯乎於燕泉亦云
我
國朝洪武時猶從漢唐遺意有官妓後來御史用之太縱
恣廢曠為都御史顧佐奏革至今遂以此為官箴一入
仕無論衆單一涉風聞即被劾察無似唐杜牧得以
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illegible][illegible]閒居聲妓為時第一有
紫雲尤擅名須開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以牧持憲不敢邀牧[illegible]

意李因馳書邀之牧遂往而衆妓已集牧於末坐瞪目

注視滿飲三卮徐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牧凝睇久

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笑諸妓皆破顏又自飲

三爵因口占云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

發狂言驚四座三行紅粉一時回先是大和末牧以侍

御史出贊宣城幕聞湖州多名妓因往遊會舊崔公

作刺史崔承意悉致名妓牧皆無當於心謂刺史曰願

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候其雲合求之或有遇者崔如

其言竟夕無所得將罷忽有老嫗攜一女年幾十餘歲

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因使語嫗將置舟中嫗女皆懼

且不即納吾十年後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結
以重幣大中三年牧果刺湖州時女已從人生二子矣
開其事因題云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
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又之因録其敘在牛
僧孺帥維揚幕以微服出僧孺懼不測往往以街子數
輩潛護之以拾遺召僧孺以是相規因出街子輩報
帖一篋贈之牧大感服有詩云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
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牧
豪邁也因別杜甫稱小杜陵云又南君嘗載北海人
必嘗嵩山登唐同屯山進士欲游下蔡補和常陳二州

從事雖然愧不償不以介意南唐先主受禪召爲秘書
使事主于東宮諭之曰以卿早負名場蹤僞未更事故
使歷州縣之劳行用卿矣宜善自脩飭輔吾兒也熙載
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娶世務中主即位拜史部
修撰上疏論奕册事授和州熙載性忽謹細畜妓四十
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閧然熙載客謂所親曰吾爲
此以自污避禍難耳老矣不能爲千古矣後主嗣立頗
短其少檢乃盡斥諸妓後主深喜尋復其官欲大用之
已而夫妓悉還故態不改後主嘆曰吾亦無如之何矣
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

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事否或對曰若劉毅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諡文靖初熙載嘗使周及歸中主問周之將相熙載曰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世傳陶穀學士郵亭觀此又與熙載不同將殆寓言也今日華官妓亦誠有理雖有牧之豪邁之放誕其心欲做大官亦且竊歎乎濟焉之狀邀擊圖進階耳余所見從仕者罕清風窅況可高古人之選者間遇一二人外皆厚積官襃而婦位愈要而積愈不肯求開重加詳討又何如也綴考察之不過爲同住爲淵戒足矣彼其存得此以求

遐特畢遺子孫不亦多哉夫不思妓止傷一人之身而
剥膏脂貽生靈百萬之大害

小庵一僧日夜念法華經客曰僧勤于斯何義予曰聊
以印心客曰何謂也予曰須知剛後無諍方信畫前有
易客悄思之有省

氣清則通氣濁則塞故清極則神濁極則形霽是清氣
之被雨霧是濁氣之蒸

大周小周皆周后二后也皆司徒周宗之女詩云哲婦
傾城其在斯矣大周小字娥年十九入宮采戲恭奕及
歌舞俱絶妙嘗為壽中主前中主嘆賞以燒槽琵琶賜

之盡中主所寶器也後主嗣位立為后寵專房創為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多效之嘗雪夜酣飲請起舞后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后即命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先是盛唐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絶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内史舍人徐鉉聞之于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声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宫中有人易之未幾后卧疾已革猶不亂親取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又狀沐浴粧澤自納含玉逝於

小周即大周女弟或謂后疾小周已入宮后偶褰帷見之驚問曰汝何日來小周尚幼未知避嫌對曰已數日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后卒小周繼立為后被寵過之後主嘗於群花間作亭皆以紅羅押以玳瑁雕鏤華侈而制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及國亡後主北遷封后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朝謁每入必兩內數日出對後主輒涕泣罵詈後主宛轉避之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暴卒后悲痛不自勝旬日亦卒夫以大周才服動人主一為色荒不知大敵之臨境矣傾城之誠豈虛語哉

莊子曰詩以道性情以此談詩可謂中聖矣如三百篇何一字一句不由性情中發出離騷亦近之若西漢魏晉之作往往亦近古盡體律長短諸體門爭為競巧者衆不過聰明奇特之士相標尚耳恐於性情未盡也間嘗取古詠如箜篌引云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當奈公何按崔豹古今註云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晨刺舡于河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遂墮死其妻止之不及乃歌云云子高歸語其妻麗玉引箜篌寫其声聞者莫不墮淚因名之曰箜篌引此詞只数字平淡而情理志至又梅聖俞作莫打鴨詞云莫打鴨打鴨

鷺鷥鸂鶒㵼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鸂鶒羽毛長語亦古淡又焉援武溪深行云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此援南征而作也令吾門生袁寄以笛寫之又樂録悲歌云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叶去声下同思念故鄉鬱鬱纍纍叶平声欲歸家無人叶如延切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叶魚戰切腸中車輪轉叶去声劉履稱此詞格力絕類建安但不知何人作若淵明諸作詠之令人飄然如近華胥之境大都論詩只從晉魏兩漢上至三百篇似爲得之

老子欲長生久視故主於鍊息精神佛氏謂輪迴陷於生死能脫是則無生滅故主於存神以合虛二氏之學皆與吾聖人原始反終之說相背朱子感興詩但恐逆天理偷生豈其安陶淵明詩縱浪大化中應盡便須盡此似是理會原始反終者然亦終有難盡會處

客談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與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同乎子曰既說箇天之性似尚一箇這靜字對不得動字看無動靜無彼感無內外是箇本體原來如此靜耳故曰天之性若中庸未發卻是對箇已發看了故中庸又示人一箇恐懼戒慎程子所謂敬以涵

發之者此是來發將工夫從此到將方是人生而靜可
以希聖可以合天
孔子言十室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此好學二字似不
當輕易看過聖門亦不輕易許人故惟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人須識顏
子之不遷怒不貳過亦足以發語之不惰方是真好學
處若子夏之詩書子貢之多識不可認作學問亦當不
箇好學
以德報德一截事此是聖人教人厚處亦學者首務未
王陽微時若貧僑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吳愚窮乏樂施一

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鋪刻雪行二十里訪之母子寒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貿米置酒與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貧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蔬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夫一飯必報顯而立祠果過情哉若陶之所為世之樂義者怠矣

談富貴不如談清閒（清閒中自有一種富貴）談富貴能令人俗談名利不如談漁樵（漁樵中自有一種名利）談名利能令人愛

蟻人所惡也宋郊渡之而身顯蛇人所毒也隋侯藥之

而得珠彼其不同於衆人之公而成其私以受禍世而
王賀陰德爲縱不良以貽善人害而天顛沛之爲失恨
應之常義事有偶然而學者論其理耶
立春後八日有客問于予曰昨夜聞雷聲乎答曰了久
聞之矣先王以至日閉關那日只爲雷動了所謂聽於
無聲只此理也
天地無心聖人無情君子約情衆人溺於情孟子曰是
亦不可已乎此之失其本心矣人溺於情以喪心也
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竊觀
人情愛華而忘實護疾而去藥殆之哉

朱子曰陽氣發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至哉言乎任事畏避不克擔當只緣少精神耳利害死生得以要之

國朝萬安人（四川）成化間在內閣弄權一進士人（徽州歙下）窺閑安房事文愛因以藥進為其洗鳥後引入臺中[illegible]人號洗鳥御史曾閱佐池匙記李憲用事士夫皆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然嘗為憲洗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古今佞人無恥事相類如此而憲之一言尤足貽奸佞之辱

國初靖難時周是修約同廣赴義而廣棄約皆閣史南

唐時張洎爲學士宋師圍金陵洎與陳喬同約死
而城陷喬要洎同死竟背之喬嘆謊自縊洎降宋太祖
責之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援兵
蠟書示之詢曰書實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
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奇之以爲太子中允吁不
死於被圍之時而欲死於既降蓋奸人出奇術以脫死
口明主不當斷其爲可也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佑
而情好頓衰佑每嘆曰覺于張也雖與並爲仵矣後
佑抵罪死洎有力焉洎晚年例作十詩試嘗汴京風物
至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得其親書久之洎與易簡

爭寵不相能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作異耶以一堆灰之句進呈矣洎聞爲之少屈又洎初爲寇準所薦奉準甚謹已而知上嫉準遂與謗奏準準坐免洎之險至是

今聞仕途號風波要之古今皆然

古今才人用得着處便顯若欲用得着亦須其遇與時耳昔魏文王好獵人有獻鷹者文王放于雲夢鷹竪目雲際無搏噬之志王謂獻者曰汝將欺余耶答曰君效于雉兎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鷹便聳翮而升須臾毛墮若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度其兩翅數十里衆莫能識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

也乃厚賞之昔孔子謂割雞焉用牛刀故鷹之技必展于大鵬也昔阮籍負濟世志屬魏晋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可不謂智歟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輙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智者如是乎惠子剖大瓠以為瓢將謂其無用而掊之一旦慮以為大樽以浮乎江湖而無憂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一朝以

百金鬻于客客得以說吳王遂裂地封侯盖二者遇也朱泙漫學屠龍于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非技之過也用不着也用不着而強以施于時則敗故唐之盧駱王楊稱四傑矣竟身僇家夷而貽千古之辱莊生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也若阮籍輩果審時知幾則青白眼大人先生傳亦可無作

十日讀我朝國雅錄見蔣主政題王朝雲墓詩因檢閔孔白六帖云王昭君生于峽州有昭君村綠珠生于白州有綠珠江嗟呼一女子耳天壤吾名况生為男子

者而並與草木朽乎

蘇東坡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李觀晁齋錄張搏爲蘇州刺史愛植木蘭花花盛時必召賓客命郎官賦詩時陸龜象後至張連酌浮之陸醉强索筆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月征帆送遠人顏然醉倒衆賓諭其旨既而稍醒續云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爲絕唱觀此則東坡之意可推

柳偃對君（偃渾之子也年十二梁高祖召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曰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今此二句縱大儒對君不能易也）

自禮樂既興代有變制故記事者必原其所自如云朝

服以縞自季康子始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廟有二主自魯桓公始諸如此類是也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自秦始皇始改以日易月自漢文帝始天子年號自漢武帝建元元年始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傷作始者之不善故不可不愼也

晉裴頠崇有論曰蛭以空中而化是何謂也先儒謂自地以上皆天是知氣之氤氳人之耳目不及而於不見不聞之中自能化生如此元結有浪翁觀化說四篇其說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于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曰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是在學者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耳

齋撫貞金晋之隗炤也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愼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炤亡果値歲凶其妻欲賣宅數矣言輙止至期果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齋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曰夫善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因告之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

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音盤義同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果如卜又晉卜翊字子玉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翊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相當受禍耳不爾必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翊曰子免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劉元海徵爲光祿大夫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劉聰徵爲太常卿始就時劉曜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翊

者曰許州陛下之命今茲克之必矣聰戲曰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翊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翊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竟爲元帥所殺然璞亦死于王敦之手夫璞孔子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則聖人之先知固亦妙矣郭卜二公預知其死所而必欲江南之行必欲劉聰之辟何哉若見幾而作如古赤松子遊將易姓匿名而往或可有待盡之年乎郭亦不可逃者數也吾人當自勉者固必有在耳

嘉靖中羅念菴不仕以講學聞予初聞其名不知其何

學一日余於僧舍見一本子云嘉靖丁未九月圓明洞棲石上人示寂明年戊申春社其徒圓寧來報是冬十一月復爲嶠峻道林兩君子致書幷携烟霞茶二斤以贈意則并行臨岐出處丹山趙君所遺詩意若有望于余者余與楚石爲方外交且有無窮之期而遽見逝兒其徒如見其人也故於其行次丹山韻而爲別○曾倚高峯望海涯天門遥曜散輕霞不知錫杖今何處空望星河問去槎○一別衡山歲月賒思如遊子悵還家尙臺別履應迷雲龕下幾燃對法華○歲寒不厭夫途賒幾宿長沙對客烟霧蘿華勿擬採那從醒裏尋殘

秋頭五岳見生涯足迹應屬紫蓋霞好去松門勤拂掃
湘川有待泛秋槎○報道僊槎過海涯書來石室動青
霞青泉山色還如舊為泛新春訪客槎○右五首吊楚
石於塔前作梵音長哦道此寸心然自今歲與禪家別
作徑路當不許其賒途轍也是月晦日石蓮洞主人念
菴道人書余因誦所述可以知所學矣念菴諱洪先江
西吉水人嘉靖己丑狀元
客相與談人身亦有天地如四肢百骸能視聽言動者
地也所以能視聽能言動者天也天主虛靈地主形孔
子曰精氣為物屬地遊魂為變屬天精之與氣周了所

謂妙合而凝也故為物禮謂人死則魂升于天魄歸于地魂是神之靈魄是精之靈人日用應酬處只是魂魄耳神主于中不動也精有時乎盡氣有時乎散神則無耗無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神只是箇不測處那裏白有箇實物在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幾說陰陽便是形而下了

來相談我與靈處只一箇所以呼之即應感之即通人理會到此亦是見得那一源處貫切若有二何以曰誠貫金石信及豚魚

勃鞮寺人也晉文公以之守原然薦之前趙衰也趙衰

果賢而以寺人進于君亦失其正矣柳子厚守原議衛

少文公余・於亦裦云○谿漫子偶病客問之對曰我心無病因

心生病我身無病病從身生客曰因心生病非心也病

從身生非身也應而不應動而不動將循于自然以歸

于真病于何有

劉禹錫譔曹溪碑云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

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曶爽所謂經者果今云四十二章經歟又謂達摩傳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

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所謂法者豈非達磨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歟又曰

自達磨六傳至大鑒即曹溪惠能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間

異世言眞宗者所謂頓門定心頓悟之李曹溪始盛傳南土自初達磨與佛衣以來得道傳付以爲眞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耶抑不得而知也至觀其作佛衣銘乃云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末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心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有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窮衣于何有盡所以辨六祖遺衣不傳之旨蓋以證心印爾

譚景升觀化一書可以盡天地之化乎而未也執于迹

而模範之者也元泡翁觀化四說可以知天地之化乎

而未也觀乎變而名言之者也

儲心齋者三大學士梁儲第三子也儲在正德末入內閣

承上寵其心三横縣丞鄉鄉人訟于父時給事中御史

交章奏之儲召其子至京杖百而繫之夫儲一時稱厚德

交接人無少逆至其子之不肖不克當父心豈其天性

之愛有不能忍于朝廷威福之下者耶

有客即席而歌沐休文和謝宣城之詩曰王喬飛鳧爲

東方金馬門從官非官侶避世不避喧余聽之而中其

說曰旨哉云避世不避喧也有王喬飛舄之應矣以爲

乎今葉有東方朔竊桃之異矣胡為乎金馬門有此乎飯蔬飲水之樂矣胡為乎環轍夫絕俗之介拘己之操詭渝不可繼之事皆有道者所不述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故仲子之廉不許于七篇之義其少之而不與于六經之章嗚呼若漢之張文成晉之陶靖節宋之邵堯夫得之矣余於漁對樵對蓋志乎是而竊取之云云若以隱遁成佛依俗了事則非所敢知也

孚於待將無如唐之帝堯而為萬世之下不疑其私重于子孫謀無如秦之始皇而為萬世之下不稱其慈二事細

思問[illegible]發揮[illegible]佚

水忌於太清太清者難於爲魚人忌於太潔太潔者難於爲名

聖人養智而世人則矜智聖人藏巧而世人則衒巧智巧太露則福慶自薄

禮記曰靴綁不笑臨樂不歎（言其情定不移也）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即所謂遼東豕也）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魏文帝論文）

文以氣爲主（魏文帝）

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一日避暑鎮初樓適夏至有客云夏至一陰生姤卦也易道復非道歟余曰姤復二卦以陰陽之氣言也其道至微而至大至無而至有無來無去無始無終堯夫以之弄丸周子太極圖上面一大圈是也近儒識為理禪宗認為神老氏名之曰道然亦數轉而言說之就得而名狀之可言說可名狀者道不在是也朱子謂氣之升降只有六層蓋謂純奇為乾純耦為坤此特定體言耳陰陽却純然分不得故只以姤復二卦為升降為始終上到六層便轉下來故謂之復姤之一耦為陰為坤為姤之孕復之一奇為陽為乾為父之生不孕則不能生

儒者曰天地以生物爲心故近復以氣言而道不在是客曰道何指余曰汝不聞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若說便不是性竊亦謂近復以上不可名名可名便不是道

漢公孫弘布被詐矣汲黯切責之宋王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濯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姦作辯姦論以刺之然論者又有稱公孫弘矯當時公卿之奢然未至若安石之壞宋也竊謂不近人情四字最有味蓋情發乎自然人人所同但以禮節之耳不必

矯也近世京中華涓進之會萬曆初時栖周又莊仕者者樹為禁往來夫馬又不許着華麗服色又文移重禁饋遺跡其所行人情顧着是乎然權貴所過夫馬猶是也高價織造綃段衣具送上官送座主猶是也昏夜之金猶是也所轄置貪墨不問而陰受其遺猶是也有巡撫巡按經歷地方所在告以里甲科擾若差及罪告者猶是也有督糧乾沒軍資至萬計之撫臣而反坐軍人猶是也有巡撫所至或告以忠臣孝子則不答或告以義夫節婦則不答或告以古之名賢祠廢圮則不答至鄉官之要者即為亭贈即為立扁猶是也且當軸者效于衣近面

垢以文移而不知其好心數數可察蓋若此矣犯前輩
好論為狂父哉孟子車數十乘從數百人以傳食而不
產仲子蓋自其人情然耳
莊子曰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
恐其似己註厲惡人也至生其子而恐其類己是其不
欲為惡之本心寄漫子曰只此便見夜氣擴而充之為
[illegible]
晉元康中梁國有女子許人已受聘其夫尋戍長安經
年不歸其父母更以適人女不樂父母強之不得已而
去尋得病而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家人具告之其

夫經至墓所不勝哀情及發塚開棺女已活因與俱歸後婿聞之來爭訟于官不能決秘書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哥漫子曰事固非常然乃所以常理也受聘而夫戍長安已稱結髮之初其女被強逼而死自未滅從一之心一旦感夫哀而活謂非常理乎宜還前夫何以曰不得以常理斷之

烏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堯舜之聖不能無禹皋而治

宋蒲宗孟晚志于道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荅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

儉也蓋餞其火云當撤不當代次第且剗若干条十燃燭三百枝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耶嘗日爲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大小澡浴之別每用婢子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率是即宗孟事不可望于道據說有得亦只是逞搭說愉耳今世最多此事故述之

佛氏之所謂心以五常八足言而非吾儒之所謂心統性與情也佛氏之所謂性以圓覺般若言而非吾儒之所謂性兼理與氣也

道理最難盡自古稱許由不受堯之天下至德矣邵堯

夫題汚亭詩云許由爲計未爲深洗耳如何不動心到此灑然如世外何嘗更有事來侵讀其詩似襟次出許由一等使堯夫當堯時恐亦只幹得許由事殺子陵之風高矣後有過子陵廟者題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虛名流得到于今當時若著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若此詩令子陵千仞峯頭下了一層然以斯人還光武能爲子陵亦可也大都道理難盡子思曰天地之大也人有所憾而況于人乎所以修者云言天下之事易行天下之事難又云放言易力行難故自修者愼之

愽奕許愼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想今之雙

六是也楊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即今京城中相尚圍棊是也按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絶遮要以爭便下者守邊隅趨作罫（音貞）（胡掛切方口也）自生于小地者也昔更始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棊皆生是其證也今日京城仕者以圍棊相競致有圍棊金華酒之誹有詠圍是嘲笑而狂之誚觀三國時蔡穎為東宮官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為無益命同官韋曜論之曜之論有曰假令世上後博弈之力用之于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于智計是有良平之思

也用之于脊背是有脊頭之所也用之于射帶是行術帥之修也耶罹之規矩可以箴今之仕者矣客曰孔云爲之猶賢乎已何如寄漫子曰聖人惡夫死其心而不用者

客問余曰言之詳者道之瀏何謂乎然則言非所以明道乎余徙倚而嘆曰悲夫余將借汝聽於無絃之琴而效于擊壤衢乎將餟于未雕之粒而醉于玄酒爾乎悲夫道失其真久矣僻之以伏羲氏仰觀俯察宣其會元化託之于畫以識之然有畫無字明此理而未立其文分爲奇偶合爲八卦且不知夫乾坤坎離震艮兌巽之

名卦也文王演之周孔繫之以爻以象以彖以繫辭若
子曰易道備矣奈何聰明巧智之士代出其人又得易
以資其玄測由是有陰陽家說有星筭家說有數學家
說有玄經擬家說有修煉丹家說種種不齊數家而說
尤神妙皆自以為得易之精蘊是生吉凶休咎之應是
生脩短夭壽之故是生神仙丹竈之術世人祿祿蔑而
稱之亦曰信得易乎辟之以詩三代王化大行民樂其
生效古九歌謳于野謳因心為辭得句成韻觀風者采
焉上計者貢焉宗廟朝廷而為樂章者取焉以類而通
之為賦為比為興君子曰詩道著矣奈何好奇發巧之

後世有其選自夫離騷之作猶近大雅襲而爲兩漢之古作又流而爲晉之詩選又推而爲先唐之盛爲晚唐之變曰正律曰變律曰正體曰變體曰長短句刻意爲人標立體製艷麗有餘雅趣不足夫仲尼所定三百將以道性情也而詩顧若是不已溺乎昔有人言曰盡前行易刪後無詩其所思遠矣客曰今將若之何有一人下帝而請曰竊聞之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果何謂歟夫曰書存者蓋謂以其能焚後世之書而不能焚盡前之易之類是也經絕者蓋謂以其窮討之傷于太繁而卒然汶以爲刪後之詩之類是也過激之言

亦云孟子不如無書之遺意也客遂與余稱觴而坐對心
而談宜乎若有得抑亦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而已孔子
曰予欲無言旨哉其教賜乎
客談程明道之言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是何義歟荅曰止而生艮坤之義也艮從乾来而止於
坤之純陰是毋之孕也萬物各受乾之精而孕於坤以
爲胎十月之卦十一月之復也此其所以止而生也以
息字爲義深矣哉人鼻之出入處亦謂之息人必如是
息而後生不息則人必死槪于此而義益明○意必固我
四字學者須服膺之以至于熟直見得于自家身上渙

然廓然了乎宇宙內物無一而不倫于我宇宙內事無一而非我之所當爲便見得箇無我的意思蓋無我最難能雖聖人亦未易能之其太虛乎太虛分陰分陽便涉一偏了如春生夏長陽曰我之事而陰非其分也秋收冬藏陰曰我之事而陽非其分也蓋理一處能領會得箇無我到分殊處難免一我字昔夫子作春秋書曰齊人歸我汶陽田是見得汶陽田爲我之田也詩書稱我周王是見得天下爲我周之天下也客曰如何說聖人無我答曰聖人順事無情無情則無私無私則無意無意則無我故曰聖人心同太虛學者只從念頭上加

功漸漸進歩方似有得于聖人無我意思、
人淡得幾分仕進心便是上古之人輕得幾分利便是
有德之人○春秋之義嗣統者踰年稱君故後世踰年改
元禮也章武三年春劉先主薨禪即位即改是年為建
興元年致史書不滿于武侯當國何哉先儒稱孔明不
死禮樂可興此亦嗣君禮之大者
客一日讀周子拙賦而悲周子之心也豈謂上世無巧
人哉上世士農工商各有其常業而已後世士巧則囂
正農巧則傷稼工巧則敗度商巧則奸利自後世之傷
于巧也而大亂興矣世稱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而卒

以敢死者拙也抑非矣所遇者巧而詐耳故謂二帝三王之治不可施于五覇湯武仁義之師不可行于漢秦非其道不可用也五覇之假秦漢之威抑其時乎周子曰天下拙刑政徹上順下安風清弊絕其深有感矣杜少陵詩用拙存吾道維大經釋之曰拙之所存道之所存也余因爲之說曰自我用拙不若用天下之人皆失其拙自我逞巧不若顧天下之人皆藏其巧渾漢之心殆若是

堯治協和矣而猶有不覩不遜者以憂于舜舜德洽民矣而猶有罪人者以泣于禹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是

不生則又何至故易曰生生之謂易皆聖人之心不自至也

桓公八年冬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王后云者自朝廷言之也有至尊之義焉季姜云者自紀言之也有父母之義焉

客言柳下惠夜遇寒女衣而抱之達旦那時心安在何處不動答曰聖人之心時時對越上帝自不見那婬○先天卦内盡天地之始終有開闢復混沌混沌又開闢之義後天卦仿盡造化之始終有貞下起元始而復終之義故先天道理最大

客有談性字義而曰自太極兩儀而生者謂之性所以物各有性而皆出於太極各同是也與張子性者萬物之一源具有契焉契以生字義言道為太極後兩儀兩點為兩儀

山寺呼僧因問有無店不見僧來遂曰店

出世原非我　離家豈有人　聲傳空谷外　何處覓

尋真

道家三尸謂之三彭能庚申日發人醜訐人惡于上帝竊以為謬蓋士人持心端正謹守規矩乃其常也何畏其訐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似於柳子厚罵尸蟲文見得頭三尸

傳從一背甲□汗下山三古字處濟窘諾祝神且同之從素行又佚三彭而後知乎

晉戴逵字道安多巧藝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戭口後世用鄭鄭姉此○魯哀公與齊戰嬖僮汪錡姓名汪畢死而殯之時人疑童子當殤孔子曰能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八歲至十九歲為殤○妹喜冠男子之冠何晏服婦人之服皆反陰陽之正故以禍終○禮致不滅性性謂生也吳俗刻薄相尚居三年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者蓋忠之著正交論以救時蓋先王之喪禮後世以矯情而失之○宋何承天酷嗜弈棊頗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表謝太祖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承天又喜彈箏上又賜

以銀裝箏一曲稱訓承天失之矣既為臣受職義不可辭〇耿延禧云袁悅之還都止齎戰國策而曰天下要惟此書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縱橫用之何為蓋學者好惡之不倂如此稱謂世儒讀書窮理不外六經秦宓是也益智滑稽則戰國策亦不能廢則袁悅未盡失之 〇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識龐德公於畎畝陸機起賀彥先於縣令彥先鑒楊公回於卑陋皆欽其所長不私其接納也

張子曰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　此處謂除去一善字又失其旨

至求字九箇只云天之為德虛而應故謂之神老氏兆
諸谷以此程子曰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
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張子謂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
夫呼吸無寤寐也氣也形閉形開者莊生之說也凡開
也孰秉之其開也孰尸之其翕闢在而不測者神乎志
氣之說未盡所以開所以閉之妙○程子曰離陰陽則
無道朱子曰太極自是箇理二者論理氣至矣竊謂既
自是箇理則亦自是箇氣陳朱濩稍只是就氣上指出
箇理不離乎氣而為言殆盡之也審曰太極非不御理

氣而言故周子所謂太極動太極靜亦本此一氣動靜互為陰陽生生不息也程子又云其造化者自是生氣其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需用此既散之氣朱子亦云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客曰就如今日山川之煙雲既散明日之山川又生煙雲也恐煙雲有聚散而煙雲之氣無聚散然則今日所散煙雲之氣安知明日不聚而生煙雲乎余曰有是哉蓋氣聚則形立人因形立而知氣之聚氣散則形散人因形散而知氣之散聚散二字因物生死而為名氣則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有是然聚而為物之生然散而為物

之死氣常是此氣答曰二先生又何謂也想當府中明
正學只要剪除輪廻之說若究其理則孔子曰遊魂爲
變既散且滅矣又何所着遊何所着變似此可詳○張
子曰屋空即氣又云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而氣有
限何也謂虛空即氣則虛之所極氣必聚焉豈別有箇
無窮之虛而以有限之氣行乎其中者那謂氣由虛生
則不可謂氣爲有限似未穩且張子又曰太虛不能無
氣不能無三字終是脫不得生的意思惟虛空即氣一
即字當與中庸至誠如神一如字理會更佳○堯數當
水不廢命禹湯數當旱不廢桑林聖人之心惟尋諸其

所當然不委諸其所適然也故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這便是數又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者這便是理叅曰邵伯溫謂天地之數窮於八何也曰八自是天地自然之數自伏羲畫出八卦便盡了天地化生無窮之數今觀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艮字便是窮了艮有始終之義窮有變通之義而天地之心即於是見聖門不言數學但子貢億則屢中子張願知十世欲與他學數自能稍進而夫子直告以可知之理且曰賜不幸言而中然則聖人何心哉故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此[illegible]人之心聖人之

易也秦漢以後始有京房翼奉郭璞之流由易而得數凡幾家究天之學終是窮理盡性以至命觀他探透天地人之至妙不在於一動一静又不在於一動一静之間乃直窮至一動一静之間者而得乎非動非静而主乎動静者以徹諸心也故伊川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竊謂理生數數是理之用〇火浣布聞之矣而折衷不同山海經注曰火山國維經霖雨而火常燃火中有白鼠其毛可作火浣布玄中記曰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燃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其木取為新燃之不燼以其皮績

之為火浣布此又與毛製者不同○管子曰玉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實相去各七千里上有丹砂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精氣之苗 蝻精者出○邵堯夫當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illegible]不肯任事 [illegible]悛斷人○史彌遠以奸邪居相當時謀廢濟王而立理宗理宗德之寵益固屢論之不去既死上猶念之為製碑銘題曰公忠翊運定策元勳然猶謂霍光之擁立無論矣伊周所佐立者何狀行未聞[illegible]則虛偽

何榮於後世後世榮在伊周無碑也近時若江陵於盡疕解〇客談曾子養志答曰曾子之養志豈在此酒肉養之時乎抑豈在於酒肉之請乎曾點跌童冠偕遊浴沂風舞此其志天地萬物一體者曾子素知之及其養將論其意而為之耳禮謂子之於親在先意承志在意之先意在志之後必先於意而承之乃盡父志後世若邵伯温能解父書范純仁能散父麥皆繼志述事者世不患無堯夫仲淹之父其患無伯温純仁哉因談曾子而思二失真古之是父是子云〇葉子奇曰觀物者所以玩心於其物之意也是故於草木觀生於魚觀自

得於雲觀閑於山觀靜於水觀不息數句極有味但難與有道者言之若周子自家意思一般又不若是觀物○李石博物志云魚子合豬肝食之殺人又云白髮鑷鑷去消白蠟點孔中即生黑○世稱書劄何也古者飲則以劄舞故隨以詩用如秦王賜姚萇舞以其劍之類是也○晉郗湛宵忽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又夢此人來謝蓋神理不滅也客因閑說夫漁樵問對謂人死而有知蓋以人稟天地萬物之秀氣以其精

神魂魄之靈具於耳目口鼻生則氣行死則形返謂與
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客曰鬼之知知生前事否答
曰非也彼自能靈謂之知○今人只去辯人的問學郤
不自家尋箇問學客曰既不尋如何可辯得人答曰人
心本靈自有箇知覺只任他知覺據先賢本子上說話
家糊任氣說將是非去客曰孟子好辯至宋鵝湖同異
辯卻是自家人作梗今人只據舊話紛紛耳若向他進
討又不知彼禪之所以為禪吾聖之所以為聖只懵懂
雜語余曰然○客談帝輦作勸世文而未見能勸一人
何也答曰儒言世變江河蓋若此乎不可挽者故孔子

生春秋非不勸世也雖衆周公之禮樂以勸而人心卒
習于兵孟子生戰國非不勸世也雖述先王之仁義以
勸而人心卒喜于伯客曰虛文之無補于世也若此答
曰君子與人為善之心也世雖不勸而君子與善之心
不敢以是少懈故孔之六經孟之七篇猶賴是以維持
伯降之世○愽物志謂馬多食穀則足重不能行○積
砂至萬石則自然生火積金至萬兩則怪影自現蓋精
氣之靈如此故君子重積○宋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
絕口不言兵自號清凉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
間一日至香林園值蘇仲虎尚書宴忠武徑造之盡醉

而歸明月寄書一詞名臨江仙以遣之詞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閑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蓋忠武樂心明而將悟如脫根老死塵勞者不伴萬萬也客曰汝闡龍舒了云乎蓋云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勸即空出多驢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即業其動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惡事則業其快意則空而惡業具在者忠武豈非竟此耶客曰儒者甚斥佛談空竊謂世人不可不悟

識此空而遂得所以不空如也試以一[illegible]而聖若有世何空也孔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一時[illegible]賢皆未有及回者乃由之治兵求之足民赤之禮樂者不熟着有以為事業也而夫子所與者則浴風詠歸之點蓋點之志能識此空而遂得所以不空也使顏子去爲富貴事業則有堯禹治天下而不與的氣象○莊定山采賦貞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嫌小舅姑貧自傷薄命同秦女不採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在不驚鸞鏡孤鸞對東風樹識[illegible]花附他自春羅一笑詣此詩佶〻佶語可泣鬼神愚謂士勵行尤切思婦心乃

○以恰受○○也○○○○○○○○○○○○

劉少江彩曰未發之中是喜怒哀樂的天則當喜怒哀樂時無非是未發之前氣象便是情順萬事而無情也順應之情便無所向使不礙視聽便無先後便無過不及譬之太虛雖雲氣風雨日月寒暑萬變而無所底滯也非虛不足以語未發之中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虛極也客曰如何答曰致虛極三字是老子語言於子之言不背語此皆宋儒羅李二先生好靜坐而觀未發以前氣象久之自有得便說得好並涵養未發之中只是究本體本體寂然而森然只一味歸寂即與佛氏吾恐

念無念者指此為無情也夫程子之意蓋無情者非無
也感而非感應而不應寂然以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薛文清曰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多一欲字[illegible]只一
淡字有聖人無欲者聖人之淡賢人寡欲者賢人之[illegible]
淡常人多欲者常人不能去欲淡也[illegible]
也○氣強理弱朱子言之雖[illegible]曾致疑薛文清亦同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有不得制
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為氣所掩終不能常久開
通論曰理只是一理氣則浩然充塞理猶君也氣猶臣
萬人民也人只為不得其所主故孟子曰持其志持
字是作主之意無暴其氣無暴字是不縱之以氣於[illegible]

撿討乃是常人病痛

許文清曰今早讀書得一性字〇又曰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文清許魯齋只此言　躰皆發以論道理）〇又曰學要識總會處即性是也天下萬理之一性字包括之深矣哉

（此文清一　惟地位）〇又曰人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乎每常用力於此故書以自警勵（妄念起處即遏之即陽　明誠意格物以致知　然顏子四勿亦此耳但陽　明說得太空疎故令人疑）〇又曰王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己之法（屏去愛硯正可作遏妄　念看不可忽作無念看）〇又

口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非也　為物　皆倚於我應物只此一理若謂　理只在彼物則性豈有內外乎）

聶雙江曰學始於執中二字（將中字謂未發指在乘執字為做守謂欲求指神向）乘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將未發認作無念）蓋恐天下後世錯認本旨著在事為上而反於義襲開路徑也陽明先生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体愁明白而乃以知覺為良知豈但公案幾重哉蓋已操戈入室矣竊謂雙江失之矣蓋指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体者為良知是矣更不思陽明之言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念之所動處為意意之所指處為物心之靈覺為知陽明何嘗不以知覺為良知乎蓋未發之太公者良知之本体也誠意以格物而致知者尤任覺處致之以復

其未發之太公也雙江亦發之旨同于薛西原陽明之講不若此戴經雙江門人致書雙江云陽明先生啟良知之學今日亦竟并致良知之傳却於已發之際一有偽合於義者便謂之良知不思未發之前所以致之之源遂認以知覺為良知而戒慎之功荒矣尊師惟學者惓惓精一執中之旨使其養之於未發以立其本竊謂經之師承是教於約精神他以一味不動念者強認作未發以靜極靈光現者強認作良知陽明曰良知是天理竊謂致良知便自有個發用處此截問學世疑陽明於禪薛西原王龍溪聶雙江輩又禪於禪者雙江曰與念菴

子萃勵二十年而後合念菴亦非苟同於人者嘗槪羅
念菴謂人曰知見當不得實工夫若下實工夫則然曾
長知見龍溪提掇甚切只是有些葱嶺帶來的意味念
菴之說如此恐石蓮洞亦葱嶺别一洞天
近見劉肆中刻文本子謂何仲默云漢之文人工於文
而昧於道故其言雜而不可據疏而不可訓宋之大儒
知乎道而嗇乎文故長於循轍守訓而不能比事聯類
開其未發故嘗病漢之文其道駁宋之文其道拘客曰
果確論歟答曰未也文是道之華道是文之精非二也
宋大儒所作自是發揮性命既不可例與漢人論秦漢

文字彼自一家存作耳亦不當以宋儒例也况道豈有下
駁抑豈有可拘乎仍然失之矣謂漢人工於文而昧於
道是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矣謂宋儒知乎道而嗇乎
文豈有聖賢而不豪傑乎客曰范叔子又云今之學者
博古之後當集其成而用之如呂覽國策則法其高古
卜、如六子則法其玄博如四大家則法其華裕如程朱則
法其性學國朝惟荊川先生近之客曰范叔子所言其
然乎孟子自謂燕知言養氣而公孫丑猶疑之今且燕
國策直至宋儒則又此不在孔子上哉只信筆胡說去
祇可傳矣〇易之卦爻聖人皆從理上說到事去後人

讀易須從事上以研窮而得其理(一)江陵秉軸極斥講
講李一節此甚取罪聖教湖內有道者不取之朝遺有
指使江陵往往密授意毀其巡歷處書院或曰惡書院
聚徒譏已也有指無恥者錄于所至書院毀裂甚條此
亦斯文一変識曰熟讀書同斯萬曆乙酉廷議陳白沙胡敬
齋王陽明入祀矯江陵也講李不必惡惡夫托于講李
名門以高門第以取榮進者盡可斥之夫白沙之詩教
敬齋之主敬陽明之良知皆有聖人之一体皆可脫卻
陋而向高明近癖講李叙而士不尚志競李業雜崇肥
亦井鄙紛而已(一)人子亦弦亦求有讀凱風而不痛心

者未云莫慰切心若慰心二字說不出所以慰切心而猶

哉○

薛文清之學一於復性可謂探見本原者胡敬齋自謂于敬字得力然從游卷中有得而其議論皆不詳于六經四書二先生皆篤實醇格可爲當世倡明理學而未可議其用世之方○王陽明聲稱海内而毀亦相當然自是一代理學之宗其論誠意論格物論致良知學者靜中擬識的然得所歸猶自是顏子請事四勿克復爲仁也幾微之際有佛氏即心之疑可惜者先生毋毋稍縱以他說致文士訾議先生亦以陳說附和未必能沙

衷取金也陽明氣魄甚大見道尤極高明而立言亦根
要精確若其擒宸濠而不識亦宏大非無用之學也
江西事人多識之吁乎議者在事平後聞議論也使議
者處當時之事之勢合是經手欲為先生所為以艱明
主可易易耶陳白沙見道自一種妙處讀其詩教即江
門春興真是耕莘野誦詩讀書而樂堯舜者然志意飄
瞰初學從之遊難為法學求之陽明猶令人有津渡處
若白沙只從他自養無學浩浩然天地間陸象山之學先
立其大者也曹月川刻苦志道而身亦正大尹和靖之
流亞者已聖門子張曾點皆狂也子張之狂狂于刻意

曾點之狂狂于尚志如子張問行問達問十世可知皆是蕩然高遠者然却難與為仁若曾點浴沂風舞童冠味歸直是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的志趣便能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故夫子與其近道○羅整菴困知記胡支湖異斈辨其翼正之心確矣二書力排陳王之學然恐亦説話大多啓將來斈者門户攻擊之隙今時斈問賴巳表章六經四書有志者自有探討處大都道理天地間不緊一箇宋象山不緊一箇今王陽明人祇因一公與朱斈相背遂致紛紛竊謂朱先生亦好説話勸他會林侍郎可見今日議論之多亦未必不起于鵝湖同

異也○伊川臨終人告以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日之曰若要用便不是後有人以問朱子朱子曰若用便是两心客曰两字如何看荅曰恰似此時又分一着心從死生上去了两字是分字意人平日學問只是此一箇心如何到今日又說箇用如曾子平生只戰戰兢兢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只此一心其言曰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何嘗有两心○客一日談過荅曰粹然于理者其太虚乎太虚無過太極生两儀便屬形而下便有過陽則有從之過陰則有伏之過日月周天度數日有過度數之過月有不及度數之過造化然矣而况于

人乎客曰聖人無過答曰聖人過于事理如周公處管蔡孔子答知禮之類是也大賢過在念頭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是也次賢過在事爲如冉子之請粟子夏之哭子之類是也大賢之過復于一念所謂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次賢之過過不憚改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也故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君子之于人不責其有過而責其憚改不称其無過而称其能求至于無過吁聖人何嘗以過絕人哉一部易搴搴示人以吉凶悔吝而尤以一悔字開悟人○蘇東坡有感于淵明告子疏而嘆曰吾眞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

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而師範其萬一也劉後村跋之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眞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雖惓惓于淵明未知淵明果卻可否客曰後村之言果近道乎答曰宋時蘇氏之斈號深於禪者今跡其所言則東坡壯時尚未頓洸轉智若晚而師陶亦回頭路耳獨後村似未透破蘇氏然亦未深識陶也若淵明豈以世

故為法棋彭澤八十日即比衮終身作趣也董□□

飡俱脫相奕視㪘政作從為祟為得視下獄過循為奉

為飡淵明必不着此相大都晉魏以來人物如淵明者

有幾

偶見程大約叙國朝名公亦贋因彙其近古者數篇以

資談茅鹿門坤酬畫士蔣䏈山書云舊吏米㤗得佑所為寵門圖以册

之草堂到今秉徑雲泉烟翁翻翻僚帶間也近復得石所賜東坡畫兩翁竹之前中對鼎琳有朗姿若晤之於

西湖亦是之上而與之長酒賦詩樹然束坡在當時佔湖澹存不為士所容者嫁所向如浮梗篆翁之適江

湖其因詩堂共本是而昔文章大翁稱至今悲人不也頁年人翁篠其衣冠習字而族之名山皆此者共日

眾在後乎門者若畫於山水緊烏竹石組不得其所不鏡山水花鳥竹石以貽僕而鑑綠東坡者豈以僕負味

夢寐間或近世千百之十一者耶僕雖少好為文章而稍稍有聞于進士間不自愛所附古之以事業名者相砥礪今已矣然行歸失於其三黜中之逝泊中外諸[illegible]近之身欲以為世所用於時者屢黜之知則未之聞者僕嘗讀東坡所撰惠州時和淵明詩什未始不歎然神詩也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僕獨君所遺修酒詞[illegible]當窮愁說困窮之日公之戚不云乎拔固一世之[illegible]也而今安在哉吾悲公能逃之其窮寵悲乎難而不能逃之其名也修謝詩之至今令今之人猶對[illegible]而引所欲獻也不當以為然否

陳白沙與左知縣書

云昨承枉顧若夫曾中又著一左明府矢由抑生之言知而府遊陵仁化已多今者郡封得此賢誠辛甚辛甚老病林下每聞四方郡縣得人樂為之喜[illegible]目擊其人乎[illegible]程還日近白沙少留片餘卻話平生志業以慰老懷是所願也

何大復與何塘書

云海內朋友備目我何三四君子悉已為時仲未進者于高陵[illegible]吉鵠[illegible]於大梁優游文藝于[illegible]下了得[illegible]乎洲洪有更同僚人之思而[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上乃從[illegible]此同[illegible]

送於情悄矣也不免於觸心之迷而或謬於〇進取之道也加辭傷於迫情字尚欠妥字

陳后岡東與叔禾書

云水諭知歉夫人前京不肯何以為情時計時聽當道途中詩與同

歸言舉且合而女兄以為從除今乃已耳〇又書云不辦當還自歸共為政源兄乎〇辯有淺澀居〇內同

志亦有退陵或言其抱疴食不能暫并便欲出遊辦一從相依荊水之上此中徵拊當人可以貸償買舍還什一從

之息貧要敘維承疾從見鏡際之養茲遊各山淡商無遠此得字竹符皆云江南當人紙勸蕭家不出貧一貸

誠然誠然但我之問何諸不爾又望之貿然乎貧非為嶺點妄不為彼亦何人衡得與此輩同歸耳〇

邵二泉寶簡馬天常

云討去庭空雲消又多玖恭在東夕陽在西國政在坐斷斷所求可

無東泉龍松共一眺乎〇

陸儼山與楊東濱書

云僕夜歸宿山中晨起閱初日散影迴明滿地皆白煙以覺漸紅迥

游退霏霽附見成郭出身真在天上流光奔紅流如一泛漁舟延生而荣映日被光千萬家而霞吸新瑜飯一泛

話凡策非不與求須共之意所報去歲乘興來此一話如何○共來教語更言甚詳○

程希文遺弟希誠書長云時須游泛舟落泛山下清風細月舟徘徊明月覓人徑甚吹

出此君必能為漢有哉很不勝易岳高弟來○與客星知謂談也○其是輝等風高

王夢澤答劉松石書云不肖為極諸惡於世無比故退伏征堅志推尚全皆物罪戾l延

先君不祿仰天号呼万死莫贖不肖兒時博余則曰余遺事許執所作能以媚時所之人亦莫余媚也若余子莫

逆惟松石既存不棄雙節州好則又曰予之為此也使世世子孫無相忘也忽狂書對過陵先言且讀且泣屢

疾乃能究發為呼痛矣夫知已之感踰於骨肉仁人之籍讀於東焉哀鳴於於濟洄交情見於生死可見矣

述作川雲失戒河流逸乾公仿病烏執事者從沖為之故智究施子之深及然又不俟八年之久不肯遇烏之

沉而人功告成万世永賴大抵不爽河伯因所謂行所無事者也今營繕畫事貫則遺蔑又有好事且苦矣

收實使推事入而出罔一如治水渊新銳之士味而給吏之思息矣臨書忧切言守實論世長者詳焉○

許崇卿與衡山文徵仲書云云[illegible]

淡乞將吾惠其將此間物皆公中得此神遊人與徐亥寧子正書云云[illegible]

而其論無以狀泉流、而酒此[illegible]情緊事皆雅甚橋遊[illegible]

又與徐仲年舉人書[illegible]

[illegible]小[illegible]

贈侯役吾崑山入轉荊南分巡　代筆

東吳之地多特產乃若孚其所蘊以試于時命為美玉而為圭為璋為良器而又能驅其餘芳以襲於衣而光顯在世若此者非大雅其孰當之亦越崑山氏之族有走盤之珠者以[illegible]價可連城人若拭之恒照煦

于于可挹可測然又不可狎以之爭妥凌蜺當其烱然
而宣者可察當其匌然而應者可感人以是不敢詭于
奸大珠能際風雲比日月出與為　天子使一出便揺
揺騰僨無越環駐吳楚及閱楚地歸蒼梧之野蕩長沙
瞰洞庭直逸可觀若江陵之樓峴山之碑蒼然令人懷
滄洲之想有卓尔功名之會凡抱器者皆願指掌擬倩
于問而矧於斯王曰若走盤之珠者詎能羈耶開珠一
試楚南吳楚南之人咸忭焉思其德温潤不忍于去未
幾又遷一郷以照臨其民則莫不肅然以仰若水晶玉
女之碧若龍泉莫邪之風人乃重以懷服而崇之為世

用益至大益顯今
聖天子重將乃求川乃荊南皆舉今江漢界北分疆之
典則若或若荊若鄖襄以合選大守一而其若信之備
秩然以定可謂紀綱矣乃
聖太子光彰重地恭制道督要衝以道司物則有若汾
守以閑有君分巡以宣明其要義祈不負斯與自太守
以下咸師師然飭其風采所爽不跳跳然以缺于吏緒
復吾大夫侯視事甫九然作當其日劃茶求分守一成有
半旁率社伍以識有利病以其便若計畫調度諸司亦
須有所稗益今有利官或命試與諸荊南太未千餘里

夫荆南古稱巨鎮之巖顧也人非大擬大夫往矣視風[illegible]
為天子惡爵狀以豈不適視古洪伐將烈烈焉共[illegible]
徬徨君子曰無改玉而所彼殊而其視走盤之乘則[illegible]
以故澤求溫潤及還荊南不齎珠之屬其氣峭其翠[illegible]
矣夫南楚固一盤尔大夫行將擬名金甌泛汜乎濟[illegible]
明堂之輝大秤所用從殺你答
聖明頒現環舍于罔畏者曰濟世之資也猶阮[illegible]
嗟乎之卻叨豕爲更不顧以年矣除系欲一二執事許固[illegible]
熊越所司收成之義哉即今王殺不錯其矢命以從[illegible]
擇我大夫獨有焉馬光則夕且共前之其敢忘激乃

重遊赤壁舟中憑德感懷今昔興亡然後之珠遊甚夢以一日
從役之難必為今日龍蛇雲是下潦瀾事之吡也且大夫
旌且離衣祇以廖宇濟湖之酒自今遂清于江漢之思
疑疑齊置若異日立廊廟之上而只若昔恭誰其選者
必曰東坡

蘇軾一日讀莊子喟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
書得吾心矣竊謂有見是他思極有得處至此遂證悟

○坐想唐虞之世猶太虛然坐想三代之風猶景星慶
雲然坐想春秋戰國以來以攻伐易世猶雲霧將作或
凝滯而作雨或澄散而清空雖聖人不能違之邵子曰

三皇之時如春遇人之心也而不能遍者時也○客談平生莘力祇二字濟然溢然而已濟者其未溺之名溢者中未盈之名濟之以濟其未溺之真溢之以養其未盈之中學力祇此二字

閒適劇談卷之一終